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法國大革命史

(七)

馬德楞著

伍光建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法 國 大 革 命 史

(七)

馬 德 標 著

任 光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第四卷 指揮府

第二十九章 指揮府與全國之關係

(一)大指揮之就職 共和四年新十月十三日，(即一七九五年十一月初三日)是五大指揮就職日，擺了不倫不類的儀仗，在巴黎大街上走過，共總是有兩輛很平常的貨來的大馬車，一百名步隊，一百五十名馬隊。這一堆馬隊不曉得是那裏找來的，不齊不整的，其中有好幾個連靴子都沒有。這一羣奇怪儀仗，是從王宮往盧森堡(Luxembourg)的兩輛大馬車裏，共坐了四個人，其中有三個是羣衆看熱鬧的，都不甚認得的人，其中只有一個是頗聞名的，因為他掛了一把大刀夾在兩腿間，有許多人認得他是巴刺斯。此時已經很有人挖苦這五位大指揮，都稱呼他們作五位陛下。此時卻還短了一位西耶士，不肯入指揮府。這個新政府覺得有點不便，這幾個人就是法國的

新政府。

盧森堡是國會派定的地方，指揮們到了，除了一個看門的之外，並無他人迎接他們。這一座大離宮自從王弟逃走之後，就變了一所極荒涼的地方，原來是很有許多華美家具的，不知被什麼人都搬空了；房子雖然是很老，所有的大廳卻是鋪金的，這時候都變了空房子。指揮們走來走去，末後看見有一間房子，雖然不大，卻有一張桌子，一個牆爐。這一張桌子因為久受潮溼，丟了一隻腿，歪歪斜斜的倒在一邊，很像這個政府。看門的把自己的四張有草墊子的椅子借給指揮們，拿了幾塊木柴進來。有一位指揮從王宮裏從前公安委員會辦事室內，帶了一包信紙來，於是四位大指揮就坐下，在那張歪歪斜斜的三條腿桌子上，在一張粗信紙上，寫他們就職的報告。

兩院是初五日就職的，四個指揮是初四日選派的。

(二) 兩院 新代表們即是新選的三分之一，大概都是膽怯的維新派。其中就有杜馬將軍，脫倫係 (Tronson-Ducoudray) 是個律師；杜滂 (內木爾) (Dumont of Nemours) 是個經濟家；路瓦耶珂拉爾 (Royer Collard) 是一個學者；巴貝馬霸 (Barbè-Marbois) 是個外交家；波

他利 (Portalis) 及西種 (Siméon) 都是布羅溫斯的律師；帕斯托勒特 (Pastoret) 是從前當過議員的。這幾個人都沒得一七八九年那樣的熱心，這時候都冷淡下來了，絕不敢再冒險的了，個個都變了很小心謹慎了。提波多寫道：「這一班人都算不了什麼，不會驚嚇共和的。」

因為他們都是小心謹慎的人，反犯了曾經當過國會議員的同事們的疑忌厭惡，因為這一班新人物是很清潔的，未染過什麼污穢。當過舊國會議員的人，向來是專權慣了的，當這班新人物是非我族類，當他們是闖進來分他們權力的人。倘若這班新人物是誠心要維持共和，他們自然是要一個很純粹的共和，把什麼私黨，異黨，貪賊的犯過大罪的人，都要驅逐出院的。他連及其同類，自然是要畏懼的。

(三) 五個指揮 兩院中的弒君黨居然選舉了，五個都是他們同黨的人，當了指揮。這五位就是巴刺斯，魯柏爾 (Reubell)，西耶士，利托桌爾 (Letourneur)，勒微利，可見得此時仍然以弒君的當作是真維持共和的記號。當時的選舉不過是一種政變的辦法，暗中就藏了衝突種子。當時有七十三道同選多勞一個人，是表示國人主張和平政策。

西耶士看見不久就有衝突，故此辭了，他是向來不肯打衝鋒的。過了幾天，兩院就選了噶爾諾補他的指揮缺，也是一個弑君黨。但是新選的三分之一新議員們，當他是一個已經歸於平淡的人。試看當時指揮們所作的噶爾諾就職報告，就曉得其餘的四個指揮當噶爾諾是一個非我族類。

(四) 巴刺斯 除了噶爾諾一個人之外，其餘的四個指揮，都是聲名平常的，毫無威望，不見得令人見了這個新共和政府會起敬的，並無令人愛戴之處。有點名聲的，還算是巴刺斯，不過他的名聲是不好的名聲。巴刺斯原是一個子爵，在君主時代是個好色之徒，曾經在君主手下掛過刀，同貴族們有瓜葛。他是個很漂亮的人，奢侈浪費，沈於酒色，又殘忍，又卑劣。在他的日記中，他曾很自鳴得意的自認是一個兇淫之人。他雖是沈於酒色，作事很有心計，不惜把自己所愛的婦女供他人享受，當他的偵探。讀者將來就曉得他要偵察拿破崙，就故意把他所戀的約瑟芬擲入拿破崙懷中。他要偵察烏拉 (Ouvard)，就慨然把德利稷亞 (Theresia) 擲在烏拉懷中。巴刺斯這個人是道德喪盡的了，他是生來是個喪德的人，無論戀愛女人，或是辦國家大事，都是絲毫不顧道德的。這個人又最貪，他貪權為的是貪錢，當時的著作家把他寫到不值一文錢。但是不必看他人的著作，只要

讀他自己所著的日記，更曉得他是天良喪盡，毫無道德的人。

他無所謂政治宗旨，有一個外國駐使寫道：「假使共和國無以供給他狗馬，婦女，酒食，賭博之好，他就可以立刻把共和從窗口摔在大街上。」他這個人雖無宗旨，卻有一樣特色，就是怕殺頭。他最怕的是復辟，把他捉來殺頭，故此他用盡許多方法，要求路易第十六的貴介弟給他一張免死券，（大約是要求到手了。）若是得不着這一張免死券，他是決計要同弒君黨親密的攜手。這一個聲名狼藉的貴族，最自鳴得意的，就是摹仿王族的一種召見排場，（弗社說他好要王爵的排場）招待亂黨及恐怖黨。

（五）噶爾諾 命運不湊巧，偏偏要端凝嚴重的噶爾諾同這個酒色之徒共事。巴刺斯是身體輕巧，穿得極漂亮的一個人，噶爾諾是一個極魁梧的人，兩個人正正相反。論到道德，兩個人是尤其不同。噶爾諾是個有良心的人，是個顧家室的人，又是一個精於科學的軍官。索勒爾論噶爾諾，說他不獨是一個軍事的建築師，且是一個政治的建築師。他這個人很莊重，很有傲骨，很有道德，微嫌過於嚴厲，極容易發怒。又是一個一絲不苟始終如一的一個人，他是個好攬權的人，不過好攬權專

爲的化紛亂爲整齊。拿破崙論噶爾諾說他容易受欺。巴刺斯是看得很快的，不久就曉得噶爾諾容易上當，他曉得噶爾諾會同他過不去的，於是設了許多網羅，束縛噶爾諾。

因爲國人有許多都曉得噶爾諾是組織法國常勝軍的人，故此倖免於新七月之難，又不損失名聲。末後這一次選舉，有十四道都同選他一個人，他從議會走入政府，就走上了赴大馬色（Damascus）的路。他是真正共和派，深曉得弑君是罪無可赦的；但是他爲人正直，最恨的是擾亂，故此對於恐怖黨及新政府的幾位放蕩同事，都是絕對不能表同情的。

（六）魯柏爾 魯柏爾是個雅科俾黨，是個怙惡不悛的人，原是阿爾舍細亞（Alsatia）地方的一個律師，一副團團的臉，滿面紅光，肩膀是很寬的，是個果於自信的人，當革命作一種官司，是要打到底，一定要打贏官司爲止。他在公安委員會一年，很看不起歐洲各國，自然而然的變了一個極驕蹇的人。勒微利及巴刺斯都很怪他，卻很怕他。他向來好主張極端的共和，四年新五月間會說道：『凡是反革命的議員們，我們應該把他們一個一個的裝在麻袋裏，沈在河裏。』向來又有貪賊的聲名。西耶士很挖苦他說道：『魯柏爾因爲身體起見，每天總要吃點好東西。』

(七) 勒微利 利托臬爾也是一個工程隊的軍官，很是個庸材，他崇拜噶爾諾，說噶爾諾辦事是永不會錯的，故此他只是跟着噶爾諾走。魯柏爾與巴刺斯同意，以為暫時非有雅科俾黨人合手辦事不可，故此勒微利變作一個重要人，他附那一邊就是那一邊勝。他原是個吉倫特黨，是個很不中用的人，因為他不中用，故此倖免於革命法庭之難，因為無人看得起他。當日原有人要殺他的，高山黨有幾個議員說道：『我們忙得很，為什麼要糟蹋時候，討論勒微利這樣一個極不相干的人？』因為這兩句話，他纔得了生命。因為從前他名列過罪魁，受過恐慌的，故此同事們盼望他一入指揮府，就要公然反對他的仇敵。他們是很不曉得政客的手段，看錯了這種事，那裏有什麼成例可援的呢？

勒微利只有一種特色，就是痛恨教士。他何嘗不是個信宗教的人，但是他有一種牢不可破的，反對教王見解。從外面看來，他為人原是很端正的，他自命為清潔派，很不以巴刺斯那種淫亂行為為然，假使不是迷於一種自然宗教思想，他一定要把巴刺斯當作仇敵的。因為他沈迷在這個問題上，就容易為人所惑。假使噶爾諾一連幾個月是受了流血的紅色鬼的催眠術，魯柏爾受的白色鬼

的催眠術，勒微利所受的就是黑色鬼的催眠術。噶爾諾及巴刺斯說到勒微利，總不免帶幾分挖苦他，況且勒微利的相貌是很醜惡的，他是個駝子，頭又太大，滿頭亂髮，兩隻小腿。有人形容他的，說他像一個塞酒瓶的木塞子，插上兩口小針作腿。他的判斷同他的背一樣，是彎曲不直的，故此總被同事們利用，當他是一個傀儡。共和五年新五月的那一件曖昧的事，就派他去辦，他自鳴得意，以為是打倒了教王庇護第六（Pius VI），不是打倒路易第十八。

五位大指揮第一次穿起禮服的時候，穿的是緞子大褂，帶一種披肩，頭上是紅帽子，插鳥羽，有通花袖領，掛刀，腳上穿的是絲襪，鞋子是釘花的。這種打扮羣衆見了禁不住大笑，因為有許多人只顧笑話這個政府，打趣這個政府，卻忘了這個政府的罪惡。最早的時候，衆人只稱呼這個政府作盧森堡的假面具的跳舞會。

這時候的國勢是很難辦的，最要緊的是要有一個奇材異能的人，纔對付得了。

勒微利自己會寫過當時的情形（共和四年十月間），他說毋論什麼都是破壞完了的，先從道路起，破壞至家庭止；從破壞醫院起，至破壞神經止；從破壞財政起，至破壞良心止。凡是外國人膽

敢踏足入法國的，都是說一樣的話，這一個指揮府，共總是在位四年，不獨是一種破壞都未經他們修葺過，他們還變本加厲反破壞了許多。

(八) 黨派之競爭 黨派是預備競爭，自從新九月之後，左右的恐怖派，又得意極了，擡起頭來。這一派爲新七月黨所仇視，故此只好投入巴倍夫 (Babert) 的黨派，變作一種極端社會黨，盡力的要社會黨取得政權。他們在一個提溫 (Pantheon) 俱樂部聚會，是一個很有錢的雅科俾黨人雷佩勒退 (Felix Lepelletier) 花錢供給費用的。巴倍夫常在俱樂部演講社會革命，他們所主張的是一種大翻騰的計劃，使國人共享歡樂，附和的人很不少。新十二月間警察的報告說：「黨人的勢力很膨脹最踴躍，入會的都是工匠們。」噶爾諾是最看不過的，責罵這個黨派的行爲，歷時很久。魯伯爾及巴刺斯始終不肯打散這種很危險的亂黨。

這兩個雅科俾黨指揮所以不肯動手者，因爲他們說宗社黨又猖獗起來了。但是並不見得當時有什麼宗社黨起事的現象。此時法國的西邊，南邊及中央，原有許多盜賊之流滋事，都是借宗社黨爲名的，不過是借重宗社黨三字掩飾他們的不法行爲罷了。

(九)奧士在拉芬底 王弟達多亞伯爵(Comte d'Artois)忽然到了戴攸島(Ile d'Yeu),原想有什麼作爲的,隨後乘船又到英國,後來不敢再到西邊來了,因爲奧士正在西方安撫。這位將軍是奉命去治共和國腹心的病,因爲無人曉得治法,只好派他去。他到了,簡直就用開刀割肉的法子。一七九五年三月間,先後克復兩處地方,隨後軍事告終,就同拉芬底立約,任從他們奉教自由,同時又治療瘡痍,有許多宗社黨毋論在巴黎或在外省的,暫時不望見有什麼舉動了,有許多是發誓不再幹的了。又有大多數極盼望和平,並且說毋論那一方面同我們講和,我們都是願意的(這些人後來都投到拿破崙手裏。)還有些人是習慣在指揮府之下過活,並無別的盼望,只有盼望重新選舉。

但是這些餘黨湊攏起來,很能增加一個所謂反動黨的勢力,其實這一黨應該稱爲恢復黨。他們的意思是不打算犧牲一七八九年革命所得的利益,注意在重新建築一七八九年以後全國之各種破壞;慢慢的破壞革命規制,恢復從前宗教,減輕懲辦諸臣的嚴酷法律,整理財政,掃除政府的雅科俾黨。這一個新黨,毅然宣布他們的憲法宗旨及自由宗旨。這個新黨很爲指揮府的左黨所痛

恨，也爲弒君黨所痛恨，因爲他們很曉得新黨要驅逐他們。

(十) 指揮府的政策 指揮府究竟有無自己的黨派，一面可以挾持自己，一面可以反抗左黨右黨及中黨呢？他們始終結不成一個黨，以政治而論，又無建設的能力。當時所謂指揮黨，不過是一種的聚集。隨後空斯通說出一個宗旨，說是休息是人人都該有的，但是幸福只配是共和黨享受。試聽多寶哈德 (Treihard) 對杜馬所問：『如何就可以稱爲好共和黨？』他就答道：『你走上演說臺宣布，假使你當時也是國會的議員，你一定也投票贊成弒路易第十六，你就是一個好共和黨。』這兩句話就露出這一黨的意思了。他們一發起就無領袖，又無辦法，只管過活，只管解散，只管復合，時勢及恐怖，逼他們走到那裏就是那裏。政府倚賴這一黨維持，這一黨卻無實力維持本黨，卻每日被幾十家報館攻擊。

指揮府同這一黨是一樣的，也毫無辦法，向來不想到收買人心，向來不想法子把左黨或右黨的招引來麾下。他們惟一的思想，是專用粗野手段恐嚇人。從巴刺斯眼中看來，全國是分作兩大支軍隊；這種思想也太過，不成話了。他們的辦法，就是從這一個思想發生的。指揮府自己當是被圍的，

其餘都是圍攻他們的，故此有時向此一方突出重圍，有時向彼一方突出重圍。指揮府曉得他們的黨，在兩院中是居少數，以爲最妙方法莫如使全國騷動。到了選舉的時候，他們就派員四出去指導選舉，就動用祕密費（巴刺斯的記載是直認不諱的。）讀者將來就讀到，倘若一個法庭對待他們的仇人待得太寬，他們就把這個被告的仇人交到另一個法庭。麥林（杜亞）從前是閣員，隨後當了指揮，就是指揮府拿主意的人。他曾說過一句極可怕的話道：『執法是要受政治的理由支配的。』

若是政府專用壓力，又貪賊，又橫相干預司法，而國人不受他們壓制，就取消選舉，若是立法機關得罪了他們，他們就用壓力來殺他們。西耶士承認若是講和，我們就要消滅了，故此他們始終堅持主戰。這時候可憐這個法國，已經是土崩瓦解的了；指揮府卻不管，只是用剛纔所說的種種政策。

最不幸的是立法機關，因爲議員們的聲名掃地了，既不能制止擾亂秩序，又不能抵抗政府橫行。國人看見立法機關所作的事，不是不成片段，就是毫無用處的，只好譏笑他們，不然，則隱忍着。在國會的末日，飢荒更甚，議員們只要增加薪俸，從十八個利華加到三十六個利華。有一個早已說過，他們這一舉是要損失名譽的。再過不久，紙幣更加跌落，議員們卻想出方法保護自己不吃虧。當

下又預備修葺鋪陳波旁宮 (Palais-Bourbon) 作五百個議員的住處，要鋪陳到極其華美，過路的人看見了都嘖有煩言。有一個警察報告說道：「有一個飢民看見了許多細石作款一口氣說道：『可惜都是石頭，不是麵包！』」

所有一切這種舉動，國人自然是看不起他們，後來就發生很重要的效果。兩院同政府同是無能力救國，無能力建設。

(十一) 軍隊之危機 惟有軍隊卻為輿論所喜歡，日見其增加；凡是帶兵的軍長，各人有各人的計畫，各有各黨，各人衣袋裏都有一個憲法，從皮士格律起，以至奧士，都是如此。皮士格律此時正在得了路易第十八的好處，設法幫助他。奧士都是個忠誠為國的，發表許多重新組織共和的理想，寫了許多奇奇怪怪的信給他一位好朋友。這時候軍隊裏有好幾個胎裏的滿克 (Monck) 及愷撒，部下的兵卒們是很預備聽他們軍長的指領，兵丁們所說的話，是很可怕的。警察們聽見他們說過：「議員們都應該驅入一個樹林裏，然後放火，把樹林連議員燒個清光！」

(十二) 教士之危機 當時最可怕的，原是伏在軍隊裏的危機，指揮府卻不理會，他們所最

怕的是教士們的危機。

過了幾個月之後，有人對拿破崙說道：「關於宗教，我們的革命是全無效果，國人還是回過頭來崇奉天主教，我們將來不得不要求教王維持革命；借助於教士們，這就是要借重鄉間的人，因為他們已經把宗教行政權握在他們的掌握中了。」奧士是很能記得當日在拉芬底所見的情形，也是存這樣的意思。

現時是顯然有天主教復活的情形；復活兩個字用得十分恰當，因為並未死過，不過是受了壓制，此時是忽然炸裂。鄉下人是因向來未斷過願意好牧師回來，要求他們回來。所謂遵守憲法規定的宗教的教士是居其極少數，不過專靠政府用壓力維持，始能存在，即使有格里瓜那種樣的最高的道德，有他那種毅力，也是無力補救。共和三年新二月規定政教分離的，就把這個宗教破壞了，及天主教復活，國人是偏重羅馬式的天主教。大歷史家奧拉德徵引許多恢復宗教的證據。向來鄉下人是不甚注意宗教的，上等人是不甚信教的，到了此時，上下人等都被宗教醉迷住了，自窮鄉僻壤起，以至於學校，都是衆口一詞的，都主張宗教復活。

五大指揮看見這種宗教復活的舉動，很不放心，尤其不放心的是勒微利。他當作是教主得勝，他最痛恨的是教主；他的同事們以為恢復宗教是復辟的先聲，他們所最怕的原是復辟。故此指揮就決計壓制所謂宗教成見，要破壞教士們重露頭角包攬教權。

指揮們決計的結果，就是忽起忽止的壓制窘逼；有時用暴烈手段，有時用陰謀，有時用極無理的方法，有時在某處監禁一個教士，有時在某處把教堂的鐘取下來。奧拉德寫道：「指揮府實在是想破壞天主教。」勒微利卻要另用一種宗教替代天主教。他不用祕密費去提倡，他所喜歡的一種理想宗教，叫作慈善教，不久各教堂就發現這個奇怪新宗教的兒戲，隨後諭令通國奉行一種旬日的教儀。最出力提倡這種教儀的是涅沙托（Neufchateau），他後來也作到指揮的，到了必要的時候，他也肯在教堂裏主張行民法式及共和式的結婚禮。

格里瓜稱呼這些禮節作滑稽戲；這種把戲，雖能令奉天主教的人心裏極不安，卻無人崇信。（十三）國庫空虛 五指揮還着急一件事，就是國庫空虛。國人都不要納稅。只好多發紙幣，共四年發出的是六萬〇三百萬利華。這種紙幣，自然是毫無信用。指揮就職的那一天，一個金路易

（原值二十四利華）可以換三千四百紙利華，新十月十五，可以換四千紙利華，六個月之後，可以換一萬二千紙利華。鄉下人不肯用紙幣，若是有人強逼他收用，他就答道：『假使我的馬肯吃紙幣，我就收用。』政府反怪交易所操縱，派馬隊把交易所閉了。有一個外國人問法國人說道：『你會不見過馬隊可以維持信用的麼？』這四年之間，我們很要注意政府如何對付財政竭蹶的問題。

此時衆人都受其害，毋論是誰都沒得錢。共和三年民窮財盡的情形是達到極點的了，再過一年更是不堪設想。我們現在翻開舊時的帳本一看，麵包是六十個利華一磅，豆子是一千四百個利華一升，（約合華量三合一勺）以爲是荒唐話，付之一笑。我們的乃祖乃父在當日只有發愁的，是沒得笑臉的。作者可以引五十封當日極淒楚的信，證明此時當日的報告說道：『滿街上都是餓殍，鞋子是早已沒得穿的了，衣服是破爛的，幾乎不能蔽體，在街上拾泥或汗穢東西，或在垃圾堆裏找東西充飢。

飢民只管這樣捱餓，富人們是毫無憐憫的心。共和四年新十月二十五日，有一張報紙說道：『時事把人心都烤乾了；兩院呀！指揮府呀！飢民們赤腳在濕地上走，兩眼都看着你們！請你們首先

賑濟我們，還要求你們把道德給我們！」

讀者不久就可以讀到（見下文第四十五章）指揮府給所謂指揮會什麼道德。

（十四）法國人道德之墮落 此時法國的道德是喪盡的了，並且無人能够振刷精神的，個個都是頹唐的。這是一個可憐的大法國。最後發現的事，最可憐的是此時無所謂輿論，只有一種堅實牢不可破的憤恨。恨的是指揮們，恨的是議員們，恨的是恐怖黨，恨的是宗社黨，恨的是富人，恨的是亂黨，恨的是革命，恨的是反對革命。

作者可以引無限若干的憑據，證明指揮及議員們爲國人所詛罵挖苦怨恨。

國人恨那些新發財的，簡直是恨得要發狂了。他們喊道：「毀滅君主貴族等，有什麼用處？既滅了君主貴族，又生出議員田主等出來，還不是同君主貴族一樣的嗎！」他們只管叫喊，只管詛罵，也還不過是空喊一會，空罵一會，是毫無效果的。但是一旦巴倍夫提倡社會革命，或是宗社黨的人用好言騙他們，說是復辟有多少好處，大喊大罵的飢民們都躲開了，人影都沒得了。

（十五）民人之怠惰 國人此時都疲倦了，即使軍隊打大勝仗，也不能振刷他們的精神。軍

隊裏有許多逃兵，他們的措辭就是：「我們爲什麼去拼命呢？拚了命，也不過搶劫我們的人得了好處，好處是輪不到我們的，仍然還是叫我們捱餓。」人人都盼望太平，拿破崙坎坡米奧（Camppe-Formio）的議和，最能得全國的人心，比在離伏里（Rivoli）講和較爲得法。總而言之：國人此時是悔禍到了極點，什麼都不要了，榮耀也不要，自由也不要了。

當時無論什麼報紙，什麼警察報告，什麼來往的私牘，都是衆口一詞說道：「人人都變怠惰了，毋論什麼事都看得很平淡的了。」現在國人無力反抗指揮們之橫行霸道，更無實力打倒他們，國人只好袖手等候弔民拯溺拯飢的人來。當時有一個外國駐使寫道：「只要有一個雄才大略的人出現，國人都要全體一致的叩頭歡迎這個人。」

法國此時是變作一片瓦礫場，什麼都土崩瓦解了；所有一切什麼黨派，什麼權力，什麼國民代表，及宗教，財政，家庭，良心，道理，無一不是土崩瓦解的。最慘的是在這一片瓦礫場中，連最可寶貴的國性，也完全破壞無餘了。

第四十章 巴刺斯巴倍夫拿破崙（一七九五年九月至一七九六年五月）

（一）共和四年之勒借國債 指揮府就職之後，就任用閣員；所任的閣員之中，最可異的，就是麥林（杜亞）（Merlin of Douai）當司法總長，指揮們一派各部總長，立刻就爲難起來了，因爲無錢供給各部辦事。讀者記得上文說過，憲法規定，指揮無管理財政之權。指揮們把無款不能辦公事的情形告訴了兩院，兩院經過幾次正式手續，就議決通過，發給二千萬利華作行政經費，卻不交給指揮之手，（可見得兩院不甚相信指揮們）要直接交給各部。

既規定了行政經費，自然是先伸手去國庫取錢，纔曉得國庫裏是莫名其妙。然而此時要用六萬萬利華，從那裏去找呢？只好向大財主勒借，就有納稅人全數中五分之一先受影響。因爲要多少安慰受影響的人，故此稍示多少讓步。外面看來，好像是略爲採用民主制的理想，其實是因爲有許多羣衆演說家大發反對議論。汾約要替他的計畫辯護，無意中說出一句話，說是他的政策是爲富

室而發的。一七八九年的人，卻曾經頒布過新制，最要緊的第一條就是民人納稅是一律平等的。汾約這一句話是發表在六年之後的。杜馨（內木爾）（Dupont of Nemours）就引這一條要例駁汾約，說他不是一個好共和黨。有一位閣員向來是主張霸道的，贊美汾約這個政策，說是公道辦法。羣衆看見暴發戶要掏腰破財，自然是高興的。空斯通卻反對，說是這個辦法不過是製造一類享受特別利益的人。作者很想全引空斯通信裏的話，因為後來的事，很能證明他有先見之明。

兩院很明白議員們不爲輿論所歸，不敢取消汾約的提議。這一個勒借的議案，是新十一月十七日通過五百人的議院，十九日通過元老院的。部左當時說過一句很要緊的話，衆人都忘記了他說道：「我們若是把富人殺死，同時也就把貧民殺死了！」

不到幾個星期，就證明部左這句話有許多作小買賣的人說道：「勒借也可以，我們不能不交，但是我們只好什麼都要賣光了！」於是貨物堆積都賣不出去，工廠都關了門。小手藝家纔覺得富人們不買什麼家具了，就大罵勒借的辦法。鄉下裏小康人家，原是很維持革命的，無不人人發怒。有一個人寫道：「國人最痛恨的，就是這個指揮府，比羅伯斯庇爾的政府，利害得多。」

既已實行勒捐，卻籌不足數。政府的預算是六萬萬利華，新三月初一日國庫收到的是一千二百萬利華，有現款，亦有重價之物，另外還有二萬九千三百萬紙幣，卻值不了多少錢，到底只得了二千萬利華，卻把全國都毀了，這是指揮府第一步失策。

(二) 地據借款 國用仍是不足，不得不設法另闢財源；然而因為勒捐已經把紙幣弄到毫無價值了。政府於是妙想天開，創造一種地據借款，拿土地作抵押品，定出一種有定特別價值，作為擔保品，是永遠不能失信用的，把這種地據交給借主。但是紙幣是已經用土地作抵押品的了，這種地據不過是一種特別紙幣罷了，一發行就無信用，衆人都問政府有什麼方法，能免得地據不跌落地據不過是一種特別紙幣罷了？

同紙幣一樣的跌落呢？民間自然是不甚肯收受。這種特別紙幣，發行不過幾天，就跌落到原價的二六。不久又發幾百萬利華的紙幣，民間更不勝其苦。

這兩個財政計畫，是大害於將來。

反對指揮府的人看見他們處境這麼為難，起初不敢十分反對，這時候大膽反對了。

噶爾諾暗中鼓勵他們反對，於是反對黨就公然宣戰。新十二月十九日，蓬斯 (Pons) (維丹

Verdun) 送一個報告到五百人議院，提倡仍舊採用嚴厲法律對付逋臣。有一位議員反對，說是太不公道。議員們說他太過不顧名譽。他連等說他侮辱共和道德。但是霸柄洞格拉也出頭反對這個提議，故此通過這個議案時，贊成的不過是少數。到了元老院，反對的是一百零一票，贊成的有八十六票，這個議案不能成立。但是右黨的勝利，不過如此，他們要頒行宗教自由條例，卻被人打倒，不能通過。新三月二十二日，禁止教堂不許打鐘的條例，是通過了；贊成的票數卻並不見多。維新黨暫時先不計較，再過幾月，再把這一個特別議案交選民解決。

(三) 關閉判提溫俱樂部 當下又要解決一個議案，最末後的兩院投票情形，略為能使政府放心，曉得反對革命的人勢力有限，於是用他們自以為絕妙軒輊政策，要給亂黨一大打擊。判提溫俱樂部，原是恐怖黨及巴倍夫的徒黨組織成的；這種俱樂部常常大聲疾呼提倡社會革命。現時當指揮的以為這個俱樂部太過，不會使手段。

噶爾諾是最主張壓倒亂黨的，日怒一日，請同事們留意這種過激舉動，又指明巴倍夫的徒黨，已經鉤通警察了。

一七九六年正月初三日，指揮府不敢公然直打左黨，借口對付宗社黨設立一個警察部。噶爾諾保舉科春（Cochon）當部長，新部長用全力對付亂黨，他的報告很能動指揮府。於是新二月初八日，拿破崙奉指揮之命，關閉判提溫俱樂部。這個時候，他們又要用軒輊政策，同時也把一個戲院（因為過於鋪排宗社黨舉動）關閉了。又因為一個教堂，居然敢唱晚禱歌，也被關閉了。

巴倍夫暗中卻得了巴刺斯許多鼓勵的話，看見俱樂部被關閉，並不十分着急，每天都有他的人來報告說，如何同軍隊都串通好了，軍人們常對巴倍夫的工人們說道：「你們不必害怕，軍人不會反對你們的。」

社會黨有了保障，於是放心的推廣他們的宣傳；他們所辦的國民報及平等報，極力攻擊指揮及議員，說他們都是偽君子，必要用九月間亂殺的手段把他們殺個清光。另外還有兩個社會黨的報，連日登了許多社會革命的方法，答應把全國土地分給人民。其中有一個報，是張貼通衢的。凡是讀這個報的人無不喝采，喝得最熱鬧的，大多數都是工人。

（四）拘捕巴倍夫 當下這一黨的純粹雅科俾黨人，並不注意於民衆的歡樂問題，只注意

於恢復權位，自行另外預備一種舉動。他們這個舉動是要執械的人，他們就去同格利則爾將軍（Adjutant-General Grisel）商量，曉得他是個純粹共和黨。格利則爾將軍反去見噶爾諾告密，噶爾諾當巴刺斯不在場，（噶爾諾的同事們都疑心巴刺斯）議決拘捕巴倍夫的黨徒及恐怖黨。新四月二十一日，把他們都監禁了。

此時指揮府似是傾向右黨，是不是也要把雅科俾黨的新巢穴掃平了呢？

拿破崙卻不在巴黎替他們辦這件事。指揮府打破恐怖黨陰謀的時候，是很放心的，因為是他們最喜歡的將軍替指揮府立了大功，替他們增加多少榮譽。因為新四月二十一日拿破崙乘勝預備入米蘭城（Milan），昨天他還是一個不知名的人，今天卻無人嘴裏不說他的名字，起初不過是法國人聞他的名，後來是全個歐洲都知名了。

（五）軍事 一七九五年春夏兩季，軍事還算是得手的，到了冬天，就很不好，要有如拿破崙這樣的一個人出來振刷一番。

共和三年新三月十六日，普法兩國立過和約，普國承認來因河左岸為法國地。日爾曼諸邦，同

法國也定了辦法。新四月二十一日，巴塔維亞共和國（Batavian Republic）拋棄在荷蘭的來因河右岸，棄了夫拉醒（Flushing），正式承認在法國管轄之下。夏間西班牙也不戰而退，把屬地交與得勝者之手。

歐洲各國對待這幾位忽然背信中變的王侯們很嚴厲，好在不過是空說嚴厲話。喀德鄰第二說普魯士王無信，立刻強逼奧大利動兵。奧帝立刻派軍隊至來因河。英國仇視法國有加無已。法國政府（此時仍是委員會當權）用閉關手段對付英國，封鎖歐洲海口，最要的是封鎖地中海各海口，不納英國商船。因為要行封鎖政策，既已吸收荷蘭，就歡迎瑞典大使，同西班牙及意大利攜手。

因為打過勝仗，軍威是很震的。如耳洞是共和三年新八月二十日渡來因河，驅逐奧軍至美因（Main）地方；皮士格律亦渡過來因河進兵，所向無阻。

共和四年九月初九日，國會未解散之先，很鄭重的通過，絕對取比利時收入版圖，正式宣布自然邊界宗旨，稱為立憲邊界，這個宣布，簡直的是一種永遠宣戰，至少也要有二十年的戰爭。

（六）攻打奧英兩國的計畫 讀者已曉得指揮府有種種理由，不反對拖長戰事，他們夢想

要建開疆闢土的大功。法國向來是當奧國爲最大的仇敵，二百年來，法國的君臣都喜歡用旁擊側擊的辦法攻打屬於奧國的意大利。這個時候，這個計畫又露頭了，共和四年就實行這個計畫。他們以爲出兵入意大利，就可以強逼佩蒙（Piedmont）講和，把熱那亞收爲藩屬，使兩西西里（Sicily）島守中立，就可以從奧國手中把波（Po）河兩岸之地收過來，封鎖全個意大利各海口，不納英國商船。勒微利相信這樣一舉可以使教王讓步。又有一層，若是得了意大利北方富庶之地，就有了財源，不必勒借民間了。

此外還有別的計畫，除了斷絕了意大利各海口不納英國商務之外，尤妙者莫如犯愛爾蘭這一件事，就交付奧士將軍去辦。

（七）皮士格律之賣國 但是誰可以任征意大利呢？此時原有一位將官統帶征意大利的軍，惟是他逗留阿爾卑斯山不肯前進，但是此時非用旁擊計策不可，不然，正面的攻擊，恐怕不能成功。

皮士格律將軍自從攻克曼亥謨（Mannheim）之後，不曉得爲什麼動不得了；如耳洞正在竭

力設法同他聯成一氣，若兩軍會合之後，就可以舉兵向多腦（Danube）河恐嚇奧國都城維也納（Vienna）。但是皮士格律按兵不動，已經是坐失機宜，忽然莫名其妙任從敵軍在海得爾堡（Heidelberg）打退他兩支兵，縱令敵人兩軍會兵，聲勢復振。

於是有人彈劾他不勝任，其實是該劾他賣國的。皮士格律聽了宗社黨的話，要學度穆累，他這次的舉動，有好幾位歷史家都詳敘過。

他無故的退兵，被敵軍所乘，共和四年新十二月初十日，（即一七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敵軍立停戰之約。在指揮府看來，是毫無道理。皮士格律一退，自然危及如耳洞，如耳洞也只好退兵。

政府以為皮士格律是偶然犯了什麼糊塗病，並未怎樣辦他，不過派摩羅（Moreau）去接統他的來因河軍隊而已。這就是將來不久大舉的樞紐。法國前進至多腦河與其他兩軍會師，直搗奧京，同時入犯意大利的大軍從波河左右而進。噶爾諾稱這個辦法為大計畫，於是第二次替法國組織得勝。

(八)拿破崙統帶征意大利軍隊。當時原有一位將官統帶南征意大利軍隊的，不過這一位將官是不甚知兵，不會得手，其餘立過功的諸將，如奧士，如耳洞，摩羅等，都有了重大責任，指揮們要選派一個勇敢有爲的將官，去統帶阿爾卑斯山南的軍隊。他們此時已經在那裏打算盤，此役若是得勝，最少也可以擄得幾百萬的現款。他們要選派一個將官，既要這個將官靠得住不染指，又要他肯昧着良心擄略敲詐，以實國庫。還要這個對付得了的王侯，對付得了大教士們，是以這個人，一定要在雅科俾黨裏挑選的。最後一着，是這一個人若是得了勝仗，就不難飛揚跋扈，不聽政府調度，卻又不好，是以一定要找一個是政府的私人。噶爾諾要的是一個火氣最猛烈的驍將，魯柏爾要的是一個聽調度的人，卻是這五個大指揮，人人都想到拿破崙。不到一年，這五個大指揮個個都要居功，自誇有知人之明。

這一位軍官原是在巴黎幫助過他們的，是以他們都曉得他，卻都同他不相熟，因為他同波哈內子爵夫人 (Vicomtesse de Beauharnais) 來往得很密，故此更同巴刺斯親密。拿破崙很戀愛這位子爵夫人，卻背地裏很被人笑話，因為許多人都曉得這位美貌夫人的行爲。這位夫人性情是

好的，沒得什麼知識，道德是不講的，惟是面貌態度卻真能迷人。當時約瑟芬的大客廳中常來聚集的，都是一班打扮得極漂亮的輕佻浮蕩的人，拿破崙卻是個小矮子，臉色黑黃，滿頭亂髮，又穿得極不漂亮，態度是很粗鹵，但是心地行爲，卻是潔白的，混在這個社會中，真是很反常，很不配。巴刺斯並非是無知無識的，有時看人料事，都是很糊塗的，以爲拿破崙是個徹底的真共和黨，就當他是個傻子。有許多人說拿破崙因爲要謀當南征意大利的總司令，意在必得，故此不惜同巴刺斯拋棄的所愛結婚。這是誣譏拿破崙的話，其實是約瑟芬很能迷住拿破崙，拿破崙戀愛約瑟芬是如瘋如狂的，故此同她結婚的。只有巴刺斯造這種謠言，作者實在是找不着什麼痕跡。更有一層，保舉拿破崙統領南征大軍的原是噶爾諾。勒微利告訴我們，諸同事都以爲然的。新二月初八日，拿破崙奉任命的翌日，杜磐（內木爾）寫信給魯柏爾說道：『我幾乎不能相信你們會作這樣的錯事……難道你們不曉得他是一個科西坎島的人麼……這個島的人，個個都是要發財的。』

惟有這一個科西坎島的人，卻被巴刺斯看錯了。作者將於另一冊詳論拿破崙如何費了許多苦心苦力，預備立功揚名，及其如何善用其才力以達目的（此時指作者所著之第二冊接續此時

代之歷史，原註。）但是讀者已略爲窺見這滿頭的亂髮，蓋住一個有奇材異能的腦海，這個短小身材，卻藏了極大的烈火。巴刺斯自以爲狡獪，卻錯看了這一個拿破崙。

（九）拿破崙結婚 拿破崙同約瑟芬結婚，是在新二月十七日，不過只享了兩天新婚的歡樂。他一面爲愛情所纏，卻不忘他遠大的前程。二十二日，他就起程赴前敵。拿破崙走的時候，巴刺斯很有點看不起他。他這時候的容貌的確是不能動人，他這時候面有倦容，有許多人以爲他是個快要死的人。他穿的衣服又過於殘舊，閉口不言，目無光彩，實在是令人看不起他。

指揮府對於拿破崙原來並無什麼奢望，雖然盼望勝仗，只要得了不要緊的小勝利，也就滿意了，誰知他們都料不着。

第四十一章 拿破崙登場（一七九六年五月至一七九七年三月）

（一）佩蒙之戰 「軍人們呀！你們在兩個星期之內，打了六個勝仗，奪了二十一面大旗，五十五尊大礮，好幾處的有礮臺守護的城市，把佩蒙最富厚的地方都征服了；你們獲了一萬五千俘虜，敵軍的死傷有一萬人……然而軍人們呀！你們並不算辦了什麼事，你們還要辦許多事呀！」這就是新四月初六日（即四月二十六日）拿破崙犒軍的演說。

他果然是到了，看見了，征服了。（這三句話是古時羅馬大將愷撒報捷最簡單的話，譯者註。）讀者不要盼望作者詳述這一次很有名的戰事的情形，作者只好略為說幾句。這一位短小總司令，這一位藐小算學家（拿破崙在陸軍學校時以善算冠其曹，譯者註）只要略使些眼色，部下的軍官就踴躍用命。（他的部將馬塞那 *Masena* 嘗承認一見拿破崙使眼色是會害怕的。）他驅逐三萬六千人去當奧國及佩蒙軍七萬人，指意大利給他們看，告訴他們，這是極富厚的地方！他領軍越過

意大利有名的亞平寧 (Apennines) 山，極其神速。四月十二日，他的部將奧日洛 (Augereau) 攻奧軍於蒙特諾突 (Montenotte) 十五日，又命馬塞那 及拉阿普 (Laharpe) 攻奧軍於得哥 (Dego)。十四日，是奧日洛 攻奧軍於密雷柄摩 (Millesimo)。於是把敵軍兩大支衝開，使其不能相顧，追逐其中堅，於是奧軍 敗退，佩蒙 被圍。二十三日，大敗敵軍，法軍乘勝，直搗佩蒙 都城。不過十日之間，逼令佩蒙 王為城下之盟，交出多處砲臺，拱手以其國交與拿破崙，倫巴底 (Lombardy) 開城迎降，及簽定和約之後，法國 得了兩省地方。四月二十六日，拿破崙 犒軍演說，就是指這件事。

拿破崙 此時真是一鳴驚人，一飛衝天，從此以後，不能不任他飛揚了。他對軍士們說道：『你們並未作什麼事，以後要作的事還多呢！』這兩句話他並不是對部下說，實在是對自己說的。

他得勝之後，決計要渡過波河，當下他果然在匹阿森紮 (Piacenza) 渡河，把奧國 大將標力 (Beaulieu) 逐至亞達 (Adda) 之後，曾在羅地橋 (Bridge of Lodi) 大戰。這一戰，是法國 歷史及戰史上最出名的，他在此一戰很顯出他是謀勇兼優的大將。他過橋的時候，是在槍林彈雨中身先士卒，有一會子，他自己的軍隊陣腳有點不固，他自己奮勇當先，鼓勵士卒，直衝敵軍，敵軍潰敗，這是

一七九六年五月初七日的事。

(二) 征服倫巴底 四日之間，征服倫巴底，五月十五日，入米蘭城。當時軍容之盛，真是如火如荼的。讀者要看索勒爾的大著作，纔能領略當時的情形。試聽他此時的露布，這一次卻不是對自己的軍隊說的，是對普天之下的民族說的。他的露布說道：『意大利人呀！法國的軍隊把拘鎖你們鎖鏈打斷了！你們可以自由了！法國人是天下各國人的朋友。你們出來歡迎我們呀……』他的眼光已經看透後來了，他自命爲解放民族的人，自命爲恢復民族自由的人，看他五月十五日的露布，就曉得他確有這種意思了。

歐洲各國看見忽然出了一顆大明星，不久就改換歐洲面目。是非常之詭異。尤爲驚異的，還是那五位大指揮。他們原以爲不過放一餓鷹替他們擒幾隻小鳥小兔，回來給他們吃，不料他一飛衝天，在他們頭上。此時指揮們又高興，又驚懼，同時拿破崙屢次告捷的軍書都說解送若干百萬的現幣交政府。

(三) 指揮府的金庫充盈 此時指揮府是莫名一錢，天天盼望有錢到手，有了還望來得更

多。當下拿破崙在米蘭頒布告條，與民更始，給民人以自由及宗教自由。其時指揮們寫信向拿破崙道：『羅勒托的聖庫(Casa Santa of Loreto)堆積了一千五百年來迷信宗教人所捐的鉅款，據說約值一千萬利華現金，貴將軍能否擄來；這是絕妙的籌款辦法，除了幾個老和尚吃點虧之外，是並無他人吃虧的，何妨把這一宗大款取來呢！』

其實拿破崙是陸續不停的解款到巴黎，讀此時拿破崙致指揮府的書，就好像讀小說所講的發露大金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指揮們得了許多錢，少不免要恭維拿破崙幾句，回信總稱他是法國全國的第一個大英雄。

拿破崙誠然是法國的英雄，這不是看金錢面上說的話，是指他替法國增加多少榮耀的話。他四月間的大勝仗，國人都是很恭維他，談起來是津津有味，羅地橋之役，尤爲國人所樂道。警察們看見羣衆久已頹喪到不堪的了，此時忽然都振刷起來，也覺得很詫異。國人原盼望他大捷之後，就主張和平，故此十分得意，人人都恭維約瑟芬，甚至稱她爲戰勝的我后。巴黎人此時看拿破崙如同天上人，對於這位英雄，都存了很奇怪很特別的誠懇感情，是異常之愛戴，始終不衰的。

(四) 指揮之喪失名譽 過了不久，指揮們不得不跟隨民意走，卻又無法制止這位英雄，只好一味的恭維他。說道：「指揮府極信用你，你屢次立戰功，是該享政府信用的，共和國很感謝你屢次解鉅款來，很曉得你不獨注意於國家的榮耀，且注意於國庫的情形。」這種恭維的信，還有幾十封，留傳至今。共和四年新五月間舉行慶賀戰勝的那一天，指揮們居然大膽敢在冠上插鷹羽。

這卻是一個要點，因為國人很厭惡指揮府，指揮們不得不大出風頭，炫耀國人的耳目。選舉的情形，此時大不利於指揮府。

因為巴倍夫創亂的事，惹起反動的舊病復發。新八月二十三晚上，巴倍夫黨激動格勒涅爾 (Grenelle) 營房的軍隊起事，攻打政府。國人曉得了很激動。原來當天晚上十一點鐘，巴倍夫黨看見指揮府禁衛森嚴，無從下手，只好帶了六七百人直趨格勒涅爾營房。有一位軍官開一排槍打他們，把滋事的人圍住了，捉了一百三十三個人。

於是人民大吵說道：「此後那個還敢主張忘記舊惡，寬貸暴徒，咸令維新的話。這些暴徒是不停的陰謀起事，他們如同是毒蛇，只要活着，就能毒人，非把毒蛇打死不可。」政府只好開軍事法庭，

一連審訊了幾天。自新八月二十七日至新九月初六日，一共定了八十八個滋事的罪人。其中有三十一個是定的死罪。這三十一個定死罪者之中，有三個是上屆國會的議員。當下在文多美（Verdôme）獄裏監禁，巴倍夫等比從前更加嚴酷，等到共和五年新五月間，審過之後，再定了死罪。

五指揮被這件事嚇倒了，內幕就不和起來。魯柏爾因為這次的反動更害怕，同巴刺斯更親近。勒微利起初附這邊，隨後又附那邊。是以指揮府此時的政策，是紛亂極了。一七九六年十二月初五日，杜磐寫道：「政府今天免了一個雅科俾黨的職，明天又任用一個更可怕的雅科俾黨。」當下羣衆詛罵這個政府，日甚一日。

此時指揮府已喪失了名譽，兩院的膽子就慢慢的變大了。在兩院裏頭，反動的感覺是日見其盛。新四月十七日，元老院有人提議恢復賓迫天主教教士的條例，波他利（Portalis）演說，反對堅持宗教自由，隨後居然把宗教議案取消。他當時大聲疾呼道：「此何時耶？整理教務還來不及，還能主張破壞耶！」這兩句原是無甚大關係的話，卻能表明當時的民情是的確如此。因為初十日有一個報告說道：「兩院此時破除黨見，很恭維波他利所說的話。」

(五)陰謀及抵抗的陰謀 右黨原有多少希望可以把指揮府贏過來。有杜馬等幾個人同指揮府來往得很密，指揮府是毫無服從讓步之意。然而既是政府很怕不好的選舉，於是四面八方的打聽，看有什麼陰謀。凡是政府快遇着選舉的時候，都很喜歡用這種手段的。那些冥頑不靈的宗社黨，又給指揮府一個把柄，使他們有所借口。

新正月十一日，有三個路易第十八的私人，陰謀害國，被捕了。這三個都是很不相干的人，但是在他們身上卻搜出有路易第十八授權的真實憑據。這三個人曾經勸過兩個軍官同謀起事，因為要引誘這兩個軍官，就把路易第十八的授權憑據給他們看，又拿出一張單子，列了好幾個兩院議員的姓名，說是這些人都是已經說好的了，同謀起事。其實是並無其事。有一位軍官毫不遲疑，立刻拘住這三個人。

前有巴倍夫的陰謀，此時又有宗社黨的陰謀，政府是高興極了。巴刺斯所處的地位，本來是已經很有搖動，有了這個陰謀，他的地位又牢固了，於是到處播揚，惟恐國人不知。有許多人以為是政府特為造出來的。又有人說：『不過都是不相干的人，要出不相干的風頭。』然而輿論是激烈的，主

張反動，凡是巴倍夫黨及宗社黨都很受恐慌，就聯合起來，共謀反對政府。到了一七九七年春間選舉的時期，指揮極爲輿情所反對，比意大利軍務未起之前還利害得多。

(六) 意大利之大捷 當下在意國的法軍是屢戰屢勝，真是所向無敵，拿破崙的勢力布滿意大利。五月二十五日，巴費亞 (Pavia) 起事，被他打倒了，進攻奧軍，追亡逐北，至提羅爾 (Tyrol) 大山，克威尼西亞 (Venetia) 三處要塞，進圍孟都亞 (Mantua)，意大利只餘此一城，爲奧帝堅守。拿破崙此時是意大利全境的惟一主人翁，受全國的王侯朝見，一面責交贖款，自然是能使指揮府諸事無不滿意。他思想得很周到，還要贈五指揮幾匹駿馬，替代他們駕大輅的下駒。此時他的威望，是大極了，他解款供給政府就同賑濟饑荒一樣，任意擄掠。意大利有兩處的公爵，花錢求和，一個是花二百萬利華，一個要花一千萬利華。他的部將繆拉的膽子是大極了，派兵到海口搶了許多英國人的貨物，共值一千二百萬利華。拿破崙又強逼那不勒斯 (Naples)，改共和制，聲威從此更大。隨後他軍隊到了羅馬附近，強逼教王納款求和，此時的聲威更了不得，全個意大利都匍匐在他腳下。

(七)一七九六年日耳曼戰事。當是時如耳洞重整師旅之後，帶着克雷貝爾 (Kléber) 及 馬索 (Marceau) 兩部將渡來因河。克雷貝耳兩次獲勝。馬索進圍馬因斯。如耳洞由是到了美因，驅逐敵軍，乘勝而前，攻下城邑，雖奧國都城不過數日程。

馬索亦屢戰屢勝，打散日耳曼諸邦同盟。日耳曼此時也快到屈伏的時候，與意大利同。

拿破崙在意大利是所向無前的，並無一個敵手同他爭名的。法國大將在日耳曼用兵的，卻遇着一個敵手了。查理大公 (Archduke Charles) 年纔二十六歲，此時初露頭角，惟有這一位少年軍官，可以算作法國當時的名將敵手，他一出馬，就顯出他的韜略。八月十六日，擊敗伯納佗特 (Bernadotte)。貫串法國兩大軍的軍隊。查理大公此捷，截斷法國兩大軍，使其彼此不能相顧，於是乘勝擊退如耳洞。隨後於九月初三日，又與如耳洞相遇，法軍以三萬人與奧軍六萬人相持竟日，法軍不能支，退至來因河，又為查理大公所擊破。馬索陣亡，此時不過二十七歲。法軍敗退，亞爾薩斯幾乎不復能成軍。當下摩羅在危急中，情見勢拙，不能不退，而退師極整，為知兵者所稱讚，又連戰皆捷，退歸法境。

(八)拿破崙在意大利之戰功 同拿破崙爭名的法國諸將，雖遭挫折，拿破崙卻威名日盛。一七九六年自八月至十一月，他一連幾個月是無戰不勝的，奧國大將服謨則 (Wurmser) 統帶七萬人來解孟都亞之圍。未到狎爲拿破崙所乘，部將戰敗。其後服謨則又爲拿破崙所敗，退守阿治 (Upper Adige)，法軍又擊其部將，兩次獲勝，取其城邑。服謨則復來又敗，九月初七日則大敗，入孟都亞死守，十戰而奧軍死傷殆盡，不復能成軍。當是時法軍在日耳曼境內者，已被查理大公擊退，奧軍得以乘勝赴援，於是奧爾焚齊 (Alvinczi) 將五萬人來攻，拿破崙在阿柯拉 (Arcola) 卑窪之地，法奧兩軍連戰三日，拿破崙與羅地血戰一樣，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奮不顧身，遂於第三日擊退奧軍，此時是十一月十七日。一七九七年正月，奧爾焚齊又將七萬人來攻，法軍見了，並不算事。這個時候，從士卒眼中看拿破崙是個不倒翁，是絕不會敗的，士卒們相信拿破崙是百戰百勝的，又相信他的命運好。正月十二日，在離伏里 (Rivoli) 地方決戰，有一會子，部將朱伯爾 (Joubert) 的陣勢有點不穩，拿破崙馳往救援，十四日再戰，把敵軍都掃蕩了，敵軍潰散。二月二十日，孟都亞開城迎降。不過幾個月間，拿破崙兩次血戰，又比在羅地血戰時候聲名更大得多了。

法國軍隊有這樣一位無與比倫的大將指揮，變成最能戰的軍隊。當離伏里苦戰時，部將拉薩爾 (Lassalle) 曾經東衝西突的，一連四點鐘，未嘗稍歇，其後實在是倦極了，臉無血色，站在奪來敵人軍旗的堆旁。這時候拉薩爾不過二十歲。拿破崙指着旗堆對拉薩爾說道：「拉薩爾！請你躺在旗堆上。這一堆旗子，只有你一個人纔配躺在上頭！」過了一年之後，不獨拉薩爾一個人可以躺在奪得敵人的軍旗堆上；連全軍的人都配躺在旗上的了！

指揮府雖被國人攻擊，因為法軍在意大利屢獲勝仗，把在日耳曼境內的敗仗看得很輕，對於外交的態度是異常強硬，因為法國於八月初五日同普國立了條約。十九日同西班牙立了條約之後，更爲強硬，因為同西班牙同盟，贈西班牙以法國海軍上將。於是法國成爲英國的勁敵。英國裝作也要同法國立和約的樣子，起首要同法國開談判，法國很驕傲的拒絕了。英國在三個月之內，很想方法，要開談判，後來也不幹了。英國的手段耍得很得法，一七九七年正月奧士試在愛爾蘭登岸，卻不能成功。此時機會已是錯過了，好像是諸事都要拿破崙成功，其餘別的人大約都是失敗的。

(九) 拿破崙願意講和，拿破崙也決意講和，時機是最好的。俄女帝喀德隣第二正在練好

哥薩克的軍隊 (Cossacks) 已想在歐洲爭雄，不料於一七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死了。繼位俄帝是保羅 (Czar Paul) 有點神經病，很同魯普士要好，寫信給奧帝說道：「同盟是解散了！」有一位大官從奧京寫道：「我們的惡運是到了極點了！」因為此時他聽說俄女主快要死了，自從離伏里一敗之後，他們的運氣的確是很不佳。孟都亞開城迎降的時候，英國也想退步的了，奧國纔明白過來，他們的得意日子是過去了。拿破崙深曉得他們是精疲力竭的了，就決意同他們講和，卻是要照他的意思辦。

(十) 議和 自從一年以來，拿破崙是一面打仗，一面同敵人立約。這時候他碰着通個歐洲最善辦外交的政府，就是教王的政府，拿破崙同這一羣大主教們辦外交，很顯露他能辦事的才具，恐嚇勸誘的各種手段，都用到了，迷人的本事是很有，狡譎手段也很有。他本來的意思，是並不願意推倒教王的，但是嘴裏卻時時的恐嚇要犧牲教王，教王的外交官只好事事讓步。庇護第六 (Pius VI) 只好讓出所管地方及亞威農等處地方讓給法國，另外還要致送值一千五百萬利華的貴重寶物，從王宮的石像起到教堂裏所用的金銀器具都有。拿破崙同教王大使們議約的時候，手段要

得極好，好像是在戲臺演戲。他有時演的是慘劇，有時演的是喜劇，或是愛情劇，把教王剝脫得很精光，然而大使們還是很感激他的。他走過一次這條路，立了標記，將來有一日，他還要走這條路的。

但是二月初三日，指揮有信給拿破崙說得很婉轉的（現在變了一封很出名的信），勸拿破崙前赴羅馬，吹滅那一個迷信大火，把信後又加一句說道：「指揮府有這樣的想望。」

指揮府的態度原來是這樣的，他們看見拿破崙的聲威日大一日，他們就日怕一日，他們還在暗中用手段要分拿破崙的權。當他入米蘭之後，就派刻勒曼去分統他的軍隊。去同教王立約之先，又派葛拉克（Clarke）去分他的兵柄。拿破崙是極其鎮靜的，不動聲色，只請解除兵柄。指揮們沒奈何他，只好隨他自由行動。

拿破崙此時要預備大舉，他以為是在所必要的，法國輿論是很想望同奧國講和，拿破崙要強逼奧國講和。惟是奧國此時雖然兵敗分裂，是絕不肯讓出比利時，倫巴底及來因河左岸諸邦的；況且查理大公新近屢次告捷，更不肯承認一個新造的共和國與他比肩，或者還不肯承認有共和國存在。況且這個共和國把他們的公主殺了，若是要奧國就範圍，除非是給他好些好處，飽他的慾壑，

還要使他們驕蹇性得以滿意。

(十一)拿破崙與奧國講和。拿破崙是一個實行家，很曉得奧國的性情，他的意思，是所有戰勝得來的土地是一寸都不能讓的，但是他也同歐洲的政治家一樣，能掩住良心，什麼都可作得出的，慷他人之慨，把別人的東西分給奧國，奧國也就可以滿意，不說話了。這個六月裏頭，拿破崙就兩眼看緊了威尼斯，倘若他能够把威尼斯打服了，就把威尼斯交給奧國，就可以安慰他了。現在未到這個地步，只管拖長時日，同奧國議和，那怕議不成，也只好暫時的先敷衍奧國。

他一面設法要取到這一件大禮物，一面且恐嚇奧國，他同教王立過約之後，就向北方走。查理大公已在北方等候多時了，他先玉帛而後干戈，先派人去同大公議和。

這時候奧國是腹背受敵，奧士接統如耳洞駐紮來因河的軍隊，一七九七年四月渡河，打幾個勝仗，殺敵八千人，奪了幾面軍旗及六十尊大礮。當下摩羅也打一個勝仗，經過大黑林 (Black

Forst) 向多腦河上游而進。

查理大公奉命離開多腦河南下，去抗住拿破崙。這時候那裏有人能够攔阻他呢？拿破崙自然

是不肯讓奧士及摩羅先入維也納的，帶了五萬三千人攻破幾處地方。馬塞那 (Masséna) 及朱伯爾已經先據幾處險要，拿破崙就長驅直入奧國，維維也納四百餘里，暫停前進。這時候他纔派人同奧國講和，奧國也很願意議和。四月十三日，奧國派欽使到拿破崙駐兵的地方開議，十八日，拿破崙就提議拿破崙作議和的基礎，奧國使臣承納。

(十二) 拿破崙以威尼斯給奧國 指揮府也是同歐洲各國政府一樣，也是不問良心的，見得把威尼斯交給奧國，是並無什麼爲難，只怕兩院不以爲然。此時兩院的自由黨（即維新黨）很有勢力，讀到下文就明白了。他們卻反對拿破崙逼壓噶爾諾，噶爾諾不肯把威尼斯交給奧國作這種沒良心的事。指揮府不答應拿破崙這個辦法，拿破崙只好還是用他惟一的妙法，就請解兵柄。他寫道：「我當文官也是很純粹單簡的，同我當武官一樣！」指揮聽了他這句當文官的話，嚇了一驚，毛骨悚然，只好讓拿破崙喜歡怎麼辦就怎麼辦。威尼斯已經陷入危境了，卻還不知死活，自速其亡。四月十七日，留駐威尼斯味羅那 (Verona) 城的法國兵，被當地的人民出其不意的殺死了，法國自然是不肯干休的。拿破崙得了這個好機會，立刻進兵，三月十二日，法軍入威尼斯。此時是禮物已

經到了手，就催促同奧國議條款。他一面敷衍奧國，一面又恐嚇奧國，已經有一個月了。五月三十一日他寫信給巴黎說道：「拿破侖斯當來因河的代價，和議似乎一定可以成功的了。」

不料正在這個時候，忽然出了一件極重要的事，是指揮時代最重要的一件內事。作者只好撇開戰地，回頭到巴黎，細說指揮府同兩院預備開戰的情形。

第四十二章 兩院與指揮府之爭（一七九七年三月至八月）

（一）共和五年新三月之選舉 新二月間，差不多人人都看得出新三月間的選舉，政府是要失敗的。審判巴倍夫黨這一件事，尤其不能令反動黨滿意，且令該黨有證實害怕的理由，更增加該黨的勢力。隨後審判宗社黨，不能攔阻反動黨增加勢力。

指揮府是用了許多方法（皆爲兩院所阻，）要塞住所謂宗社黨的選民的嘴，也無成效。

其實所謂宗社黨選民，並不是宗社黨，他們的惟一希望的是自由，而以宗教自由爲尤要。在鄉間選舉，鄉下人先要問一句話，問將來能否敲鐘？鄉民居然拿這種小問題作選舉的趨向，可見得他們是很注意這種小事的。聽了這種話，不能不令人心動，所問的雖不過是敲鐘，其意就是要信教自由，行教自由，共和五年的選舉，選民們並不問預備應選的人是個共和黨，抑或是個宗社黨，只要應選的人答應他們可以敲鐘，答應他們牧師可以回來，他們就選這個人。當時有幾個宗社黨，因爲選

民當他是誠實人，被選作議員，卻實有其事。若是說全國所舉的，或意中所想舉的，都是宗社黨，卻是與事實不符。國人大概目的，是驅逐雅科俾私黨；所有舊國會的議會，按三分之一的規定，要重新再選的，幾乎都選不上。原有二百十六人要先出院，再請選舉的，有二百零五個人都落選。立憲黨都要求驅逐這羣壞種。

據事實而言，共和五年新三月的選舉，是很出乎意料之外的。以巴黎而論，許多人以為被選的是宗社黨，其實只有一個是當路易第十六時代當過閣臣的。其餘他們所引證的，只有里昂所舉的幾個，內中有一個是路易第十八的私人。布羅溫斯所舉的尉羅特將軍 (General Willot)，是與白色恐怖有關係的。惟是這些宗社黨是該除外，又當別論的。作者上文已經說過，(皮士格律與路易第十八之關係，有仇人及朋友皆不知，不算在內。) 新選的二百零五個議員，大多數都是維新及守舊的市僧。其中有一個名約旦 (Camille Jordan)，就是一個好榜樣。當日波爾多地方舉他，原要他實行恢復宗教，都要拿自由分離作根柢。所有新舉的議員，都是維持憲法的，這是衆人所承認的。當時的警察報告說道：「新選的三分之一的議員，用意都是純粹的，與維持憲法的人一致。」

況且在新選的大多數之中，另有一黨，能够有勢力可以使宗社黨動不得。這一黨裏頭，就有提波多（Thibaudan）及霸栖洞格拉等，都是要有一個較爲有美德的政府。不過這種要求，似乎並不過分，其實已經過分了。

（二）新的大多數 以事實而論，這個新的大多數之間，亦有各派之不同。趨勢亦各有不同，從主張君主立憲以至於共和立憲，逐層遞變，有深淺濃淡之不同。這各派之中，和平的也有，是以常常衝突。右黨的議員，始終不能成爲一個能一致的堅實團體，專心實行一定的規畫。因是雖有大多數，而往往爲敢於冒險之少數所侵犯。有一個議員說道：「穩健派往往阻礙大多數黨進行。」惟是杜馬等則謂活潑派不歡迎他們的提議。皮士格律的日記說道：「妒忌競爭多，而真誠合作少。」他們向來是不能完全一致的，一直等到後來政府把宗社黨及共和黨（即是穩健派及活潑派政客）關在鐵籠裏，送去當苦工，他們纔能一致。

其實是政府很厭惡他們，指揮只要曉得他們立意要自殺，就不去理會他們。究竟是某甲抑或某乙要破壞共和，或是要維持共和，政府既無解散兩院之權，只有拘捕他們，或把他們遠貶於國

外而已。新六月間，有一個人寫道：「指揮府不能同兩院攜手合作，只有陰謀害他們，或是服從他們，或是歸於消滅。」議員們既爲憲法所束縛，指揮府卻不受憲法束縛，明眼人卻看得很清楚的。兩院與指揮府之決鬪，既不能相等，又不是無勝負的。有一次斯塔厄爾夫人 (Mme. de Staël) 對杜馬說笑話道：「你爲什麼攪起滿天塵土？」夫人這時候是投入指揮黨了。杜馬卻答得很妙，說道：「攪起塵土，總比弄到那裏都是爛泥好得多。」

(三) 巴退爾米被選作指揮。兩院是一七九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開會，選了巴貝馬霸 (Barbe Marbois) 當元老院長，皮士格律當五百議員院院長。利托尼 (Lefourneur) 原是個指揮，此時落選（有人疑心是巴刺斯的手段）。兩院選派巴退爾米侯爵 (Marquis de Bathélemy) 補他的指揮缺，表示他們主張和平是無疑的了。這個人曾經預擬巴塞爾 (Basle) 條約的。在噶爾諾的意思，原望他的朋友科春入指揮府，幫他的忙。這個人雖是個弑君黨，卻是一個很悔禍的，又是一個有毅力的人。因爲右黨反對他，噶爾諾因此不甚肯出力。但是有人看見過巴退爾米辦事的，很曉得他並不能十分替新選的三分之一議員們出力。總而言之：在指揮府裏，新大多數的指揮府代

表卻居了少數，噶爾諾是個真誠共和黨，不見得一定維持他們。巴退爾米是個無甚才具的人。又過於怯懦。

當下兩院就要宣戰。新五月初七，有一位新選的議員對穆利勒（Gilbert Desmolières）就要政府報帳，人人都曉得拿破崙解了千百萬的款子給政府，議員們要曉得這千百萬的款子，是怎麼樣用的。財政股就派對穆利勒報告情形，他於是直接彈劾政府濫用公款。新五月三十日，通過一個議案，很掣指揮府的肘。元老院雖然加以修改，使較為和緩，卻定為條例，指揮府很覺得麻煩。魯柏爾及巴刺斯兩指揮很不願意兩院限制他們動用公款，很發怒。

勒微利則對於宗教舉動亦大發怒。新五月初四日，有一個議員要求派委員修改宗教禮拜條例，果然派了若干名委員，約旦被舉作委員長。衆院一面等候委員長的報告，一面要求指揮們立刻釋放被監禁的教士。

（四）約旦之報告 二十九日，約旦遞報告，其中有四條提議，我們今日在事過百餘年之後，看來是算不了什麼。

這四條是：一、凡是信教的人，可以任意選擇合於己意的教士。二、凡是教士不必宣誓，得自由辦公。三、教堂可以鳴鐘。四、毋論何教，皆應准其自設墳地。這四項原是不過實行分離，但是以當時的情形而論，毋論維持天主教的，抑或反對的，都以爲是實行恢復宗教。

雅科俾黨的各報，於是齊聲吵鬧，所有舊時反對宗教的發酵物，又脹發起來。國民之左報首先大喊，說是從前的教禍，又要發作了！所有這一張的論說，都是引及從前教禍的故事。當時讀報的人，讀報紙所引的舊事，卻並不十分動心；惟是報紙的議論，常常提及教產，讀報的人就不能不關心。因爲報紙很論及這些迷信宗教的狂人，一旦恢復原狀，現時執有宗教產業的人，是要大受其害的。

然而輿論卻是主張維持天主教的，頗有勢力。共和四年，在巴黎一隅而論，發還教堂的數目，從十五處增至四十處。指揮府派人用麻煩手段，阻止這種舉動，但是教士們不怕麻煩。共和五年新七月初六日，有一張宗教報宣布三萬一千二百一十四間教堂，已經恢復公衆禮拜儀式。現在有四千五百一十一間，也要請准一律照樣恢復舉行。這是當時的普通舉動，同時發生的，並且日見其推廣。普魯士駐使寫信回國說道：「此時法國的宗教渴，爲向來所未有。」此時鄉下的小教堂，處處鳴鐘了。

新六月二十日衆議院開始討論約旦的報告這是一個正經實在問題到了解決的時候了。這是千百年留傳下來的。宗教是否可以任其恢復權力呢？當時反對天主教的哲學家及政客都深信不疑，若是恢復這個宗教的自由，即是恢復宗教極重大的主權。

(五)我們祖先們的奉教 放第一響槍的人，卻不是個哲學家，是個軍人。如耳洞將軍演說一番，發表軍人一方面的意見；軍人們最恨的是假信仰，假道德，比什麼人都利害。如耳洞大罵教士，因為他們在拉芬底極反對共和國的軍人。有一位極右端的議員很激烈的反對，他說道：「毋論你怎麼樣不停口的稱讚我們祖先所崇奉的宗教，你永遠不能把他們的無理信仰，愚昧的成見，及如瘋如狂的迷信，叫我們照行，你是永遠作不到的。」他這幾句侮辱的話，激動大多數的人如狂的發怒。但是又有一個新選的議員，將來是左黨的領袖之一，發了許多更激烈的議論，反對教士。他說道：「一旦免了教士們發誓，他們立刻恢復舊時的大小教區，重新勸人入教，必要用盡他們的力量恢復教產，打倒變賣教產的共和制。」他所說最重要的理由，是共和國現在正是要打倒教王，教王是我們的外國仇敵，恢復宗教，即是把共和國獻與教王手中。

路瓦耶柯拉爾 (Royer-Collard) 及霸栖洞格拉等用極動聽的話演說一番，贊成約旦的結論。路瓦耶柯拉爾說道：『我們要公道，再要的也是公道，最後及永遠要的也是公道。』此等守舊派的市僧們之中，頗有好幾個哲學派政客，都發生一種感情。一到投票表決時，維持宣誓的是二百十票，反對的是二百零四票，但是懲罰的條例，卻取消了。這是五百議員的通過案，交到元老院時，元老院通過定爲條例。(新八月初十日事)

這個解決，是一極重要的事。作者深信此案關於後來諸事都有極重要的關係，發生極重要的效果。勒微利原是很想附和魯柏爾及巴刺斯，把所有新選的議員列在罪魁單裏，他是很不以新八月十八的事爲然的。

(六) 免反動派閣員之職 他看見大多數議員決計要恢復天主教，他纔肯作三大首領之一的。此時三大首領要出場決鬪了。讀者試比較日期，五百議員投票表決是在二十七日，到了二十八日就免了反動派閣員之職，作大變政的先聲。勒微利要因此打倒約旦及教王庇護第六。

巴刺斯早已有意打倒兩院，兩院也想打倒巴刺斯，卻是手段來得不如他那樣的堅決，或者是

因爲巴刺斯曉得有辦法，他的仇敵卻看不到。巴刺斯的辦法，就是利用軍隊。這兩方面起首較量，關於閣員的問題，就爭鬪得很利害。閣員之中，有四個是雅科俾黨，有兩個是吸受許多新精神。兩院是要指揮府免了四個雅科俾黨的閣員之職。噶爾諾在指揮府是幫助反對派的。魯柏爾說立法機關這種舉動，是違反憲法。三大首領不答應，於是變守爲攻，強逼非雅科俾黨的兩個閣員辭職。

(七) 奧士及塔力藍被選爲指揮。隨後他們犧牲了兩個雅科俾黨閣員，好在這兩個是不中用的。於是奧士及塔力藍同時入指揮府。巴刺斯就利用奧士實行大政變。塔力藍一入指揮府，就拉了一大羣議員，幫助巴刺斯。

這一羣議員是以斯塔厄爾子爵夫人及空斯通作中心點的，決計要攻打反動黨，設了一個立憲俱樂部，反抗一個克立支俱樂部 (Cliehy Club)。所有右黨的議員，都是這個克立支俱樂部的人，有許多稱爲貴族窟。

這個立憲俱樂部決計至少也要有一個指揮當他們的代表，他們就派塔力藍當了這個代表。塔力藍輟職了幾時，新近纔再出臺的，他自然趨向一七八九年的老朋友，就是斯塔厄爾 (澤

門) (Germaine)。他要登高，不能不找一個臺階，他一眼就看準了這位性情很好的子爵夫人。這位夫人說塔力藍這個人舊時代的壞處，他也有新時代的壞處。也有夫人雖看不起這種樣的人，卻常常受這種樣的人運動。塔力藍原是個跛腳的，巴刺斯很遲疑了許久，纔肯讓這個跛腳人入指揮府的。子爵夫人是很強逼巴刺斯拉塔力藍入政府的。陰謀家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一種人，這一個面貌溫和的外交好手塔力藍，是最善於獻最激烈的政策，使巴刺斯實行的。

巴刺斯在指揮府，一面雖有和平派的代表助他的聲威，一面卻有失意的雅科俾黨同事攻打他。常有人對他說：「你還不曉得麼？你若是遲疑不決，就要被人把共和推翻了！」西耶士向來是不露面，催促他進行。新六月末後數天，巴刺斯見得四面八方都有助力，他就預備一切，要恢復各權，同心辦事的地位，動用武力，亦在所不惜，只要能達目的，大政變是萬難倖免的了。

第四十三章 新八月之大政變（一七九六年八月至九月）

（一）求助於軍隊 到了這個時候，是不能不用武力解決了。兩院因為免了反動派閣臣之職，不由得不大怒，暫時決計彈劾指揮杜馬對摩羅很說過受辱的話，皮士格律已說過許多恐嚇話。這時候兩權的競爭到了極點，警察報告都說覺得詫異；因為他們競爭，娛樂場都變得很冷清了。

巴刺斯很細心的審評軍官們一番：摩羅全不是個政客（這一句是很恭維軍人的話）；拿破崙是個危險可怕的人，況且他又離巴黎太遠；只有奧士可用。巴刺斯借口要派他當陸軍部總長，請他來見（其實奧士尚不合年歲，照例還不能當部長）。巴刺斯對他說些話，使他相信兩院的議員主張復辟。奧士就答應幫忙，作個惡人。巴刺斯寫道：「我們已經同奧士將軍說妥了。」他的軍隊要宣布他們的意思，於是議定派四大隊人出發，借口調往布勒斯特。只要這四大隊人一到了離巴黎若干里科貝爾（Corbail）的地方，他們就於新七月十四或十五日越過憲法規定的地界，直入巴

黎，聽候指揮府調度。

(二) 巴刺斯不承認奧士，不料漏了消息，新七月初四日就有人警告五百議員，說是軍隊已經出發了。議員們責問噶爾諾，噶爾諾自然說是全不曉得軍隊裏這種可疑的舉動。噶爾諾轉問巴刺斯，巴刺斯害怕，一切都不認帳。噶爾諾此時是指揮長，要把這件事查考明白，請奧士來考問。奧士此時正在巴黎等候他的軍隊來，奧士覺得很難爲情，卻作英雄作到底，不肯供出巴刺斯來。巴刺斯太不是個人了，一切都不承認，賴得乾乾淨淨的。當天晚上，奧士就離開巴黎，又生氣，又後悔，又難過。他本來已經爲舊病所苦，不過幾天死了。噶爾諾此時很放心了，不過在巴黎界外，四圍豎了許多柱子，表示軍隊不得越過憲法所規定的界限。巴刺斯一定是偷笑噶爾諾太過小心了。巴刺斯驚定之前，又四顧的找軍官供他利用，這一次他卻看準了拿破崙。

(三) 拿破崙與五百議員，拿破崙卻無時不留心觀察巴黎政局的，他是很反對復辟，也曉得反動黨有好多是他的仇人。新議員誠然是很反對他的，當他是一個雅科俾黨軍人，是新九月的英雄。此時又有巴退爾米及噶爾諾發起，新議員們就跟着很反對意大利政策。反對黨卻恭維拿破

崙日見其甚，雅科俾黨的報紙是非常之恭維他，稱他爲共和國的柱石。

兩院另外還有一層道理，反對拿破崙，恨極了他，稱他作亂頭髮的小蝦。

有一個議員在克利支俱樂部攻擊拿破崙破壞威尼斯的政策，於是反對他的情形，全然顯露出來。杜馬等以爲他這個同事的演說太過欠分寸。拿破崙曉得了，很發怒，說議員們要殺他，他一定要自己保護自己，同時並保護共和。於是立憲俱樂部全體及斯塔厄爾夫人塔力藍等，無不恭維拿破崙，激動他與問罪之師，軍隊也都預備等這位大領袖一到，就要發表他們的意見。

軍隊是恨極了這羣新議員。有一位議員說道：「我們的見解，是人人都曉得的，致令我們爲軍人所痛恨。」軍人們說新議員是保護宗社黨及逋臣的，是反對自然邊界宗旨的，簡直的是一堆垢穢，一定要掃蕩淨盡的。朱伯爾是其中最和平的人，寫信給他的父親說道：「克利支俱樂部要遭殃！自從新六月以後，所有法國的軍隊，自來因河以至波河的軍隊，都是要把君主的代表從窗口摔在街上的！」

(四) 軍隊的宣言書 七月十四日是國慶日，是示威的好機會，拿破崙打發馬爾蒙 (Mar-

mont)把口號告示諸位將官，吩咐各軍隊用宣言書式發表意見。奧日洛 (Augereau) 所帶的軍隊最出色，他們的宣言書說道：「我們在維也納立功，這一羣罪惡貫盈名譽掃地的人，卻在巴黎城中陰謀起事，危害國家，他們還要國人流血，還要國人滴淚，要在國內倡亂，犧牲國人，借內亂踐踏瓦礫及死屍，以破壞自由；軍隊們蓄怒已久，隱忍不發，我們原以為有國法在，誰知國法無靈，軍隊若再不言，更何人敢言……用是我們軍人宣言……不能不使陰謀害國者有所恐怖，你們是罪惡貫盈了，今以刺刀問罪！」其餘的軍隊都照行。朱伯爾的軍隊宣言書說道：「軍隊一定要滌蕩法國！」拿破崙自然是唱同調，他的檄文說道：「替法國獲得勝，打倒歐洲各國同盟的軍隊尚在，宗社黨膽敢一露面容，是死無赦！」拿破崙把各軍的宣言書同他的檄文送去指揮府，自己又加了幾句話說道：「你們必要當機立斷，我曉得克列支俱樂部很想踐踏我的屍首，以便破壞共和，難道法國此時沒得維持共和的人麼？你們若要助力，軍隊一呼即至！」

拿破崙的信送到巴黎時，正是巴刺斯抵賴一切，犧牲奧士的時候，拿破崙既然告奮勇幫忙，只好就拉他。指揮們以為拿破崙入都驅逐議員，他們此時還不曉得拿破崙之為人，他並不算親身

插入干預他們家庭的口角，他的政策不過是主動，自己卻袖手旁觀。他在軍營裏誠然是熟讀波盧塔克（Plutarch）所著的古羅馬古希臘英雄傳的，但是他也熟讀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即著霸術者，譯者註。）當下他只願意供給指揮府極有價值的利器，因為在意大利味羅那城搜着丹特累格伯爵（Comte d'Antraignes）的秘密函牘，這函牘能證明皮士格律謀逆的罪狀。

（五）發露皮士格律謀逆罪狀 皮士格律卻害死克列支俱樂部了，他們都被一個大網羅網住了，有許多卻還是莫名其妙的。這是一件喜出望外的好運氣。原來這五百議員第一次選舉的議長，就是這位賣身給君主危害共和的罪魁，搜去這種憑據，反對黨受了致命傷。大政變的那一天，就把這件事體宣布，暫時可以當作大變政的充足理由。

當下軍隊的宣言書陸續到了，兩院同政府都大為驚擾，噶爾諾在指揮府攻擊這種宣言書，議員們在衆議院也作同樣的攻擊。除此之外，兩院並無特別舉動，不過發一道嚴重的公文給指揮府，要解說明白軍隊之發動及宣言書之由來。

（六）奧日洛在巴黎 但是此時三大首領的地位很堅固。新七月二十日，奧日洛到了巴黎，

拿破崙原當他是個傻子，卻以爲他能勝任，爲大規模的部署警察。這一位是將來的公爵，原是一個極激烈的雅科俾黨，又是一個未受過教育的人。他到了巴黎竟不隱諱的坦白說道：「我是來殺宗社黨的！」這種粗軍人辦事是很單簡的，他寫信給拿破崙說道：「我們的潔白心地，我們的勇敢氣概，將能援救共和，不爲王室的徒黨及宗教的徒黨所陷害。」這一個軍官身軀又大，說話又粗，很把指揮們嚇了一跳。魯柏爾第一次見過他之後喊道：「他是一個好強盜！」但是他雖然是粗，卻說幾句安慰他們的話，有指揮府答復五百議員的來文可以爲證。這個答復是二十三日送給立法機關的，指揮府的答復措詞很傲慢的，說道：「因爲有人用陰謀或武力嘗試再陷法國於革命，使國人備受慘酷，推翻現狀，因此有許多國民很爲焦急，這就是答復。」

要嚇倒右黨是用不着多費力的，只有這句話就夠了。此時不獨是奧日洛到了巴黎，很有退伍的五六千名軍官們也都到了巴黎，攻擊教士，激動軍人們發生激烈舉動。杜馬很着急，很生氣。軍人們都談到要把皮士格律捉來支解，這種舉動分明是反對他，他卻隨他們去，毫無舉動。新近有一位歷史家科德里雷（M. Caudrillier），證明皮士格律自己很曉得他的大逆行爲，是已經敗露了。他

又很曉得他的大逆罪惡，一定株連同黨，他想到這裏，就提不起精神。

此時兩院惟一自衛的方法，是重新組織國民軍，卻辦不成。三大首領先事播揚，說是大翻騰就在眼前。他們調動國民軍，不過是要復辟。巴黎的市僧這時候變了很懦弱，不敢入伍。指揮們是決計要動手，諸事都已經預備好了，首先佈散謠言，說議員們要取消國產充公條例，凡是已經買入國產的，都要奉送出來。又說他們要亂殺一番，平反路易第十六的罪案，將所有與聞革命的人一個個的充軍，充到極遠地方當苦工。警察們不獨聽了這種種謠言不去禁止，反幫助着造謠的人去播傳。等到新八月以後，把議員裝在鐵囚籠送到陸許福 (Rochefort) 監獄的時候，議員們聽見羣衆喊道：「這就是恢復捐項及鹽稅的議員們！」

(七) 指揮們之不和 指揮府裏卻是天天爭吵。有幾位指揮宣布一件公文，阻止重新組織國民軍，噶爾諾不肯簽字。魯柏爾喊噶爾諾是個罪犯，說他當羅伯斯庇爾時代代表，原想把他們都送上斬頭臺。巴刺斯粗口謾罵，噶爾諾喊道：「你身上的虱子，無一個不是有權可以唾你的面的！」噶爾諾對巴刺斯揮拳，幸而有旁人勸開。這時候的空氣，是預示不久將有大風雷。

奧日洛已奉命統領巴黎軍隊。兩院此時已受有警告，還是無聞無見，如在夢中，只是呻吟嗟歎，似乎令人難以相信。有一個議員寫道：「議員們只能分而不能合，全體都變了手足麻木，動不得。」新八月初三，議員答復指揮的話是很和平的，顯露出議員毫無能力。又有一個議員主張用嚴重手段的，說道：「議員既示弱，巴刺斯膽子更變大了！」新八月初七日，元老取消懲辦不宣誓教士的條例，勒微利大怒，只好加入他的同事們，取一致行動。

當日這一個哲學家就當了指揮長，噶爾諾是辭了指揮長。初十日，這一個吉倫特黨用政府名義，演說一番極激烈的話。五月三十一日的事，似乎是難免於發生的了！

假使兩院先發制人，或者還可以抵抗住危險。十五日晚上，有某軍官對杜馬告奮勇，去擄勒微利及巴刺斯兩指揮。這個理想家杜馬很害怕，不敢叫他動手。後來有一天，杜馬曾對拿破崙說及這件事，拿破崙那時候已經稱帝了，說道：「你是個傻子！你完全不曉得什麼叫作革命！」讀者應能與拿破崙同意。

(八) 一七九六年新八月十七日 新八月十七日，五位大指揮照常會議公事，所議的都是

倒行事件。午後四點鐘勒微利微笑站起來散會。鳴爾諾寫道：「我一世忘不了他腹裏藏刀的一笑。」當天早上，有一個王爵，是向來在反對黨的祕密會議，及警察局的密室闖來闖去的，告訴巴刺斯，說兩院要彈劾他。巴刺斯決計先發制人。

晚上八點鐘，三大首領又聚議，於是議定辦法，說是因為得有警告，有人謀害共和國，又有宗社黨預備殺五指揮，推翻共和憲法，指揮府的三個國民魯柏爾，勒微利，巴刺斯定議，永久開會云云。他們的辦法，是以爲憲法不可無這三個寶貝指揮，因為保全這三個指揮，就不惜破壞憲法。有著作家曾經刊行指揮們此次會議的完全報告。他們這一次開指揮會議，一連議了四十八點鐘，剛纔所引的，就是一開會所說的幾句話。這一個報告中無一行不說到包圍某府，某宅，驅逐某人，監禁某人的話。那一天晚上所作的事，全是救護憲法的事，等到天亮的時候，憲法是全毀了，只剩一片瓦礫。

(九) 鳴爾諾之逃 鳴爾諾是第一個得消息，說是同事們要拘拿他，送去當苦工。假使有人偶然誤刺鳴爾諾一刀，把這個最討厭的鳴爾諾刺死了，巴刺斯是不見得懊悔的。巴刺斯曾寫道：「假使鳴爾諾被殺身死，也是一件合乎法律的事；因為與其被這個魔鬼殺你，不如你先殺魔鬼。」

鳴爾諾既得了警告，立刻做了一件很聰明的事，先從指揮府的後門溜走了。勒微利很發怒。巴退爾米卻欠小心，未能先事預防，到了晚上三點鐘，在睡夢中來捕。巴退爾米問道：「你們奉誰的命令來捕我？」捕役答道：「奉指揮的命令。」巴退爾米說道：「我就是指揮！」捕役說道：「你是個賣國賊！此時你是我手中的罪犯！」於是把他嚴密看管住，等到九點鐘，就強逼他辭職。巴退爾米不肯辭職，於是把他先監禁在大廟，要送去罰作苦工。

鳴爾諾想出法子，警告皮士格律。皮士格律睡在王宮，警告來到的時候，已有軍隊包圍住王宮了，是奧日洛奉命圍住兩院的。議員到來的若是衆議員，不是收捕，就是送去奧德溫（Odeon）。若是元老院的議員，就送去外科大學。好議員就在大學會議，不好的議員就送入大廟。當日早上已有命令調軍隊入城，於是城外的軍隊紛紛越過憲法規定的邊界入城，同奧日洛的軍隊會合。

皮士格律等當下派人去請兩個院長的表示，同時統帶守護立法機關的軍長，傳令部下八百餘人把守各園門。奧日洛包圍王宮的，是共總一萬二千人，有大砲四十尊，叫把守的人撤退，軍長不允，去同皮士格律商量。此時是早上三點鐘，三點半鐘的時候，新橋發了一砲，奧日洛的隊伍聞號進

攻，那守護隊八百餘人立刻投降，說道：「我們不是瑞士衛軍，我們不替路易第十八打仗，」任從包圍的軍隊把守護隊的大礮掉過來向王宮。

(十) 奧日洛在王宮。奧日洛到這個時候纔出現，跟他同來的是一羣極可怕的人，大約都是暴殺黨。其中有佛耳內(Fournier)，他是九月間亂殺黨之一；有松退耳，從前當過國民軍司令的；還有帕徹(Pache)等，都是殺人的兇徒。我們到了這個時候纔明白過來，爲什麼拿破崙還逗留在意大利！奧日洛這個時候的行爲完全是個強盜，不是個軍人，他把帶護隊的軍長抓住了，撕去他的肩章，打了他幾個嘴巴子。巴刺斯就道：「奧日洛先喝了好些香賓酒，預備行兇的。」

此時議員們陸續到了，軍隊們任從他們進去，並不攔阻。過不了一點鐘，維德勒將軍(General Verdieres)把他們送入大廟。那兩個議長卻仍然不動，不肯讓將軍把他們送入大廟，他們還引這條憲法，那條憲法。軍隊只是挖苦他們，嘴裏詛罵了幾聲，把議員抓走了。軍士走到皮士格律面前，卻遲疑不敢動手，因爲他是個征服荷蘭的將軍。他的日記詳載此時的情景，說道：「有一個兵用刺刀恐嚇他，他把這個兵推在一旁，於是有十幾個兵上前攻他。」作者要承認皮士格律是個無趣味的

人，他也是一個違背職責的一個軍人。但是我們卻要分清，此時兵卒打的並不違背職責的軍官，打的是國民代表。

衆議院院長被軍人們拖下來，他卻還有時候吩咐祕書寫宣言書的末後一句說話，說是五百議員的議員是被武力解散的。馬霸（Marbois）說得不錯，末了這句話，還是在共和三年憲法管轄之下說的。從此以後，這個憲法，就不是管理法國的法律了。不過一點鐘之間，兩院的院長，都監禁在大廟了。

早上八點鐘，還有許多議員從四處來的，都被軍隊闕回頭，也有被軍隊衝散了，也有被他們捉住的。有好幾個還用法律同軍人們爭辨，有一個軍官喊道：「刀子下就是法律！」這六個字，就把當時的情景說盡了。

（十一）議員在大廟監獄 終天都有人把議員送到大廟裏監禁起來。當天的下午四點鐘，監裏裝滿了議員，最奇異的，是有一個真宗社黨議員同兩個弑君黨議員關在一起，因為這兩個弑君黨也被人當作宗社黨。他們被禁的地方，就是從前路易第十六的監房。

守護兩院的護兵既倒戈之後，就到了指揮府，指揮大稱讚他們一番，還有好幾個未入監的議員也獎譽他們。到了新十月十九日，又是這些護兵援例，把指揮府及兩院送與拿破崙。

現在剩下的若干未收禁的兩院議員，一羣在奧德溫（Odéon）開會，一羣在醫學校開會。指揮府饒了他們，原是有個用意的，是要他們自相殘害，要他們判定同事們的罪狀，指揮們自己只任宣布張貼陰謀派害國的罪狀。他們的宣布造了許多謠言，說是宗社黨攻打指揮府的守衛兵，是以要替指揮報仇。

翌日早上九點鐘，五百議員在奧德溫開會，派委員們設法保固憲法，其實是要寫罪魁單子，正在聽候主人翁們命令如何開列。隨後命令來了，是一個通告書，宣布有人陰謀害國，強逼一個宗社黨供詞作證。但是最有力的，還是拿破崙在味羅那搜出來的憑據。這些憑據的確證明皮士格律謀反。但是有證明皮士格律的憑據是一件事，不開法庭，不讓皮士格律及被禁的五十二個議員辯護。另是一件事。這個不開法庭的辦法，是議員早一天晚上議決的，由一位議員名部雷（Boulay de la Meurthe）陳請照辦的。他們的理由是：非常的事變是不能用平常的法律辦理的。當他們商議

辦法的時候，有一個有遠見的人說道：「輿論是很不好，不能讓我們冒險，此時我們自己一方面還有力量，我們應該利用的。」部雷也是這個命意，登臺說道：「諸位一定也曉得寬緩及純粹法律的形式，此時是不能用的；諸位今天是得勝的人，諸位若是不利用這個勝仗，明天又要開仗的，再開仗卻是非同小可的了，是要大流血的。」

維勒爾 (Viller) 原是從前國會的人，是很熟悉雅科俾黨的政策，此時提議取消四十九分道的選舉，又提議有若干議員，應定遠處充軍的罪；又應該將取締教士的法律，定為嚴重些。有若干議員仿照馬拉一七九三年六月初七日的辦法開列名單。於是衆人爭先恐後紛紛的指控同事的罪狀，一個比一個激烈，惟恐有人說他是熱心。議會此時雖不完全，也有許多懷疑不決的情狀，也討論辨駁了許久，纔通過開列罪狀的條例。到了半夜（新八月十八十九），纔讓他們散會的。有一個少年議員散會之後，看見戲院門外貼的戲單寫道：「今夜準演『強逼承認』」（戲名）「這叫做事有湊巧，戲院所演的，同議院所演的是一樣的戲。」

（十二）頒布懲辦罪魁 元老院更不容易就答應懲辦議員，十八這一整天，他們遲疑不決，

十九早上五點鐘，元老院昨夜所派的委員會，要求有較爲充分的事實，較爲確實的證據。馬波特將軍（General Marbot）是一個很激烈的雅科俾黨，答道：「反對宗社黨，是不必有什麼憑據的。」此是佛揆坦維爾的宗旨，可惜他死得太早了。元老院議員足足討論了一天。當下軍人們是很不耐煩，只催道：「來吧！發令進攻吧！」

指揮們又派人來催說道：「羣衆就要同你們講道理，找例案，請緩辦……這是尋死的意想！」後來纔把罪魁名單投票，大多數的議員坐住不動，不投票。這個議會名爲有二百五十人，只有十五個人投票通過到罪狀的，七個人投反對票的。

這些議員們雖說是開了四個月的會，爲全國定法律，這個新八月十九日的條例，就把四十九分道新三月間的選舉作爲無效，是以就有一百五十四個議員要出院，同時這四十九分道被選的官吏們，也要同時解職。又恐怕選民們要報復，於是定例：凡是逋臣的親族，都喪失選舉權。又要選民們宣誓仇恨王室。這次通過的條例第十三款，又定一百六十五個國民的罪。其中有兩個是指揮，不經法庭審問，都定爲充軍的罪。恢復嚴治逋臣之已經回國者之罪，定的是槍斃。不肯發誓的教士是

罰作苦工。指揮府又有權指名拘拿教士之擾亂治安者，凡教士之不肯宣誓者，俱在擾亂治安之列。這就是狄克退陀制了。當下又剷平各報館，任從反對報館的人處置，主筆記者充軍。這時候巴刺斯是無怨不報的了。

我們今日讀當時的罪魁單子，就好像是讀一張獎勵有功的單子，因為其中有約旦、西緬（Simeon）、馬霸、馬替烏（Mathieu）、杜馬等，是不肯違犯法律，以保全自己生命的；亦有幾位是當恐怖時代，捨身冒險；援救無辜被禁的；亦有大學問家，曾當長任學會總祕書的。其中就有組織戰勝之噶爾諾，都有道德，有材幹，曾為法國立功，增加榮譽的人，都名列罪魁，貶到遠處充軍，卻留這個聲名最惡劣的巴刺斯在法國橫行。

（十三）議員貶至基阿那充軍。十七位很有名望的人都作了囚犯，囚在鐵籠裏，派了一個度忒累將軍（General Dutertre）（這位將軍從前犯過搶劫偷盜殺人的大案，曾經當過苦工的。）押解至陸許福監獄，然後解至基阿那（Guiana）地方當苦工。這個地方天氣極不好，有好幾個就死在那裏。這就是巴刺斯等的用意，他要殺他的仇人，不用濕的斬頭機器，卻善於取巧，用乾的

斬頭機器殺仇人。

這就是巴刺斯陰險很毒的手段，他要獨行其意，就不惜殺同事。有一個不顧危險的議員登演說臺說道：「我們是日蹈危機，不是死於絞人架上，就是死於斬頭刀下！」

巴刺斯又派了許多軍事委員，四出橫行，以保護巴刺斯。他們在外省定了一百六十人的死罪，充軍到基阿那的是三百二十九人，死在那裏的是一百六十七人。然而勒微利還寫道：「新八月的政變，並沒流過一滴血！」

羣衆對於這件事卻並不甚注意，勒微利說他還聽見有許多人喊：「勒微利萬歲！」土耳其都城是每三個月不是殺一個皇帝，就是廢一個皇帝，都城的人，是見慣了的，不以為意。大約此時，法國人也就是這樣。

(十四)新八月政變之後效 指揮府這樣政策，是要危害法國的，他們就起首破壞憲法，破壞法律及民權，當作是自然而然而毫不緊要的事。這時候軍人們常開會議干預政事，議過之後，就請軍長們去實行，應該如何關閉兩院，如何獎賞守護兩院的擲彈隊，因為他們倒戈，反害兩院。又請軍

長們要求不經法庭審問，就把議員充軍，壓制自由，破壞法律。凡此等事，政府還盼望國人歡迎，國人卻並不歡迎，卻也並不反對，是毫不理會。後來有一次政變，勒微利卻被犧牲了。他纔寫道：「國人如此漠視，不是好榜樣。」巴刺斯也寫道：「這樣破壞一切，是糟蹋了共和三年的憲法。」

即使餘剩下來的兩院，果者是要復辟，他們仍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是其中不過有極少數的人，想復辟的。我們當初研究這一件事的時候，原存了成見，當他們是復辟黨，等到我們研究過後，纔曉得並無其事，他們大多數都夢想成立一個自由的共和制。

（十五）憲法掃地 破壞憲法的後效，是受了致命傷的後效。政府誠然是得勝了，卻無立足之地了。此時無論如何反對政府，都不能算作害國的罪了。若是果然把政府推倒了，也不算是一件僭越的事了（如新十月十九的事）。兩院是已經贊成幫助武力干涉了，指揮府從此以後有例可循了，只管借兩院的名義，任意橫行。兩院之對待指揮府亦復如是。最後就是發起新十月大政變的人，就快要破壞全局了。憲法既然不存在了，有誰能够加他人以破壞憲法的罪名呢？

從此以後，國人是很看不起當權的人，當被犧牲的議員們是自取罪戾，當下毒手的議員們是

儒夫。這時候法國兩院的情形，很像從前的英國，剩了國會的屁股，只候專制的格林威爾出場。

指揮府先關閉報館，壓制輿論。又糟蹋兩院，叫國人先習慣狄克退陀制，其實他們自由任免官吏，就是狄克退陀制萌芽，是新八月發生的。

不料這個新八月，就把愷撒請出來。當時這個法國的愷撒是權力極大的，只要點一點頭，部下的軍隊就要實行他的意思。這位愷撒雖然是屢戰屢勝，征服了許多地方，假使新八月的舉動不替他作先路之導，也還可以禁止他。新八月政變打倒的私黨是主張和平的，得勝的私黨是主戰的，惟是有愷撒則勝，無愷撒則不勝。毋論如何，拿破崙的機會是到了，要登臺了。

新八月十八日的事，法律變作刀槍，雖然能够阻滯路易第十八復辟，卻不能不先產生一個拿破崙第一。

第四十四章 指揮制時代之社會

(一) 尋樂時代 當下是人人都志在尋樂。我們很要注意這件事；因為政治上的舉動，誠然是授拿破崙以大權。同時人人好尋樂，加以指揮府的暴烈舉動，亦是替拿破崙驅除。

當時人人都是如瘋如狂的要尋樂。有空斯通的函牘可以證明，自從新七月初九日以來，即是如此，一直等到新十月十九日纔變過來的。

那時候社會上對於政治文學及高等美術，是毫不注意。(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五一年法國之文學美術情形，將於下一冊討論之，原註。)據說共和四年新四月二十一日，亂黨陰謀舉事，要大肆擄掠。揭露這個陰謀的報紙，說什麼呢？報紙說道：『新近有一件事，他連夫人及拿破崙夫人們改了梳髻的式樣了，向來她們都是滿頭黑髮的，現在都改了，都要加上白色假髮。』

到了共和五年新正月間，正是宗社黨陰謀復辟的時候，又是拿破崙有意大利之捷及攻克孟

都亞的時候。報紙說道：「我們聽見說白假髮快要不時髦了，快要看不見了，都要改作古希臘妝，帶兩三排的拳髮。」

新三月間是辦選舉的時候，與政局前途是有極重大關係的。有許多人以為是就要復辟；有許多人以為是亂黨要起事。各國此時正在雷奧本（Leoben）討論歐洲和局。當時的報紙說道：「索非（Sophie）改穿了短褂。」

共和五年新六月，正是兩院陰謀推翻指揮府，或指揮府陰謀推翻兩院的時候。當時的報紙說道：「此時人人都注意在戴帽子；有主張戴甲種帽子的，有主張戴乙種帽子的，鬧個不休。」又說道：「此時最時髦的扇子，是一種芙蓉鳥尾式樣帶繡花，不曉得這種時髦扇子，是否能夠通行。向來是興紅鞋，現在卻興綠鞋了；但是要露出綠色鞋子，必要把右手伸入外衣裏，把外衣拉起來，拉到膝下，纔能露出鞋。」

新八月十九日，是監禁犯罪議員的日子，又要在教堂裏拖去了千百個牧師。國人是不敢說話，閉口無言，但是巴黎卻有三百處跳舞場，三十間戲院，都是大開其門的。

一七九六年，馬勒特杜磐寫道：「現在的人是什麼都不管，只注意在渴於尋樂，學時髦，大飲大食，考究家具鋪陳，追逐婦女。」

(二) 他連夫人 什麼巴倍夫或路易第十八走來，把巴刺斯闕了，同他們都不相干。什麼人執掌政權，都可以不管。這時候只有他連夫人第一是個君主。

他連夫人的宮庭，就是一個跳舞場。巴刺斯稱夫人是美女界的狄克退陀。夫人不久就要同他連離婚，要作指揮府的女主。他連夫人算是一個很放蕩的女人，然而巴刺斯還要比夫人放蕩得多。他連夫人一定是一個最能迷人的，讀者試看空斯通（另是一個畫師）一七九六年六月初四所畫的像，就曉得了。當日有許多人都說是他連夫人最能迷人。

她的面貌並不算美，神色態度卻能迷人，他的天性又好迷人，居然許多男人都被她迷住了。有四年間巴黎是最飢荒的時候，只有夫人那一輛紅色大馬車敢在巴黎東闖西跑的，不被羣衆窘辱。她卻是肯花錢賑濟飢民，她並不深藏在指揮府裏的，常在稠人廣衆中出風頭。她出現的時候，是袒露半身的，他的迷人肢體，不是只給一個人看的，是衆人都可以看的。當時又有一個美人，也是裸了

上體，在街上走來走去的，卻被羣衆喝罵，羣衆卻不喝罵他連夫人。她兩隻媚眼有絕大的能力，能把政府，社會，羣衆迷倒了，都當了她的奴隸。

這幾年間，都是她首倡風氣，她要恭維土耳其的大使，巴黎的風氣於是爲之一變，人人都不戴帽子，改作裹頭布，仿土耳其裝。有一次，巴刺斯把一船的印度貨物充了公。他連夫人立刻用絨毛巾，人人都改用絨毛巾；夫人是黑頭髮，故此最時髦的，是黑頭髮。忽然有一天，她高興，加上一個淡黃色的假髮，於是通城都變了淡黃色的頭髮。

(三) 巴刺斯的社會 指揮府是他連夫人當女主人，招待一切。幾位大指揮之中，只有巴刺斯是講應酬的，他所請的客人，是混雜極了的，最出風頭的自然是他連夫人、德利稷亞 (Therisia)，累卡美 (Juliette Récamier)，也是時髦女人，是常到指揮府的。拿破崙也到的。斯塔厄爾夫人有時也來，她說話向來是過火的，巴刺斯同他連夫人有時覺得很不便。其餘來的都算不了什麼人物，但是什麼樣人都有，連臣們，弑黨們的夫人，也有軍官，議員，包辦軍需軍械的，約瑟芬帶來的半黑半白的女人，外國人之在本國站不住的，女戲子，財政家等等都來的。指揮府簡直是一個魚龍混雜，良莠

不分的世界，但是巴刺斯自己的夫人，卻向來未在巴黎露過面。

最少的是軍官，因為他們忙得實在是無暇。少年們這時候有許多都當了包辦軍需的，或當了投機家。這時候是無人不作投機事業，連婦女們也不免，很好作地產，紙幣，咖啡，白糖投機事業，愈是大投機家，愈好在指揮府出風頭，其中就有好幾位是包辦軍需的。有一個是包辦十四軍的軍需，不久就發了一千四百萬的財，還有幾個是銀行家，專管政府的財政出入的。

除了這些人之外，也有幾個貴族，專來尋樂的。最特色的，就是父親上過殺頭臺的，兒子們卻同殺他父親的人的女兒跳舞，當日新發財的人，是什麼人都有，都混在一堆，如瘋如狂的尋樂，鬧成一個糊塗世界。他們所謂尋樂，並不見得是什麼樂，不過是毫無道理的，鬧作一團罷了。讀者就怪不得這一個糊塗國裏的女帝，就是他連夫人。她原是一個外國銀行家的女兒。她的徽號卻是時常改變的，有時稱爲「封特訥侯爵夫人」(Mme. Marquise de Fontenay)，有時稱爲「國民他連夫人」(Mme. Citizen Tallien)，有時稱爲「王爵的王妃」(Princesse de Chimay)。

(四) 時髦的服裝 當時的服裝最詭異，每三個月一變，讀者要看當時的畫片，就曉得了。當

時所謂有知識的女人的服裝，已經是怪異的了；無知識的女人，簡直的是無所謂服裝，因為他們身上並沒得什麼衣服，幾乎是全裸的。當時稱爲無裙派，袒胸露臂，下體只掛點東西就完了。腳上及大腿都要帶金剛鑽的鐲子，自然不要什麼東西遮掩纔好出風頭。美術家以露體的金星石像爲最美，當日時髦的婦女，只要在身上除下不多一兩樣的東西，就變成金星石像了。當時的製女服的裁縫，很能把持一切，他們惟一的本事，是要用極少的材料，製成極漂亮的衣服。當初法國初革命的時候，是無袴黨的男人出風頭，革命之後若干年，是無裙黨的女人出風頭。

(五) 尋樂之地 時髦婦女是從指揮府下凡到人間的公園，全個巴黎城裏的人，無不要尋樂。當時公共的娛樂場是多極了，最有名的一處是每星期放兩次放花盆，還有一處著名的是個馬戲場，有一個是很著名的跳舞場；這個跳舞場總有千百婦女跳舞，穿的都是窺見肉體的衣服，頭上滿戴玫瑰花，把跳舞場變成一個香花世界。讀者不要誤會了，以爲跳舞的都是妓女，並不是的，跳舞的都是議員們，部長們，指揮們的正式及非正式的夫人。又有一個地方是他連夫人常到的，他好披一件裂縫的長外衣，從這條大衣縫露出雪白的腳，滿戴了鑲滿珠寶的鐲子。後來羣衆把所有這些

新奇悅目的事看厭了，不以爲奇的了，要看新花樣，於是有一個人異想天開，提倡活裸體畫，筆墨既不便說，又不能說，只好不說。

城裏的人所謂尋樂，就是這種事，而尤其喜歡的是跳舞，隨處都是跳舞場，共總有三百處公共跳舞場。當時的人都犯了跳舞狂的病，豎立殺頭機器的殺人場，也變了跳舞場。晚上是人人跳舞，白天都有許多遊樹林的。最喜歡的是跑馬車，往往看見一串馬車，足有二千多輛，其中總有他連夫人及累卡美夫人。

(六) 巴黎之人好食 好吃的人很多，卻是指有錢的人說。當時一隻羊腿要值一千二百四十八個利華。有錢的人都不在家裏吃飯，都是要到大館子的。大館子有好幾處，有幾家是在御苑裏。有一個人寫道：『巴黎有錢的人都沒得心臟了，他們的心臟都變作脾胃了！』

御苑裏是不獨有大館子，還有大賭館，都是豪賭。有一個議員的夫人打錯一張牌，輸了二百萬，讀者可以想見這個議員，絕不能每月只領那有限幾個錢議員的薪俸，就可以滿意的。

(七) 戲場 巴黎有三十二間戲院，都是滿座的，是不必說的了。警察報告說道：『戲院裏是

極其華麗，極其舒服的，很可以尋樂的。」當時的人又很好學演戲，除了公開的戲院外，還有二百多處是私開的，學戲的人所學的榜樣，是不必說的了。

(八) 離婚律 從當時外國人的往來尺牘看來，他們最詫異的，是當時的浮薄風氣。家庭制度，是完全破壞了。從前是家庭作社會的基礎，自從廢了長子承繼律之後，及當時的各種橫議，兒子女兒都解放了。有一個著作家寫道：「革命把路易第十六的頭殺了的時候，同時把法國家庭父親的頭也都殺了。」但是這個著作家寫這兩句話的時候，已在拿破崙恢復家庭制度之後了。在指揮制時代，父母與兒女同住，不過是一種朋友的關係；有許多回國的逋臣，看見這種情形，大為驚異。其實父母與兒女相見的時候很少，家庭是完全破壞的了。一七九二年九月三十日，頒布離婚條例，一七九四年，又經國會更事推廣。這兩次的離婚律，四年之間，發生很重大的效果，都是立法機關所夢想不到的。毋論男女，只要呈報性情不合，立刻就可以離婚，若是有一造不肯離婚者，至多不過再遲一年，就可以強逼離婚。共和二年新四月二十八日，頒布的條例：兩夫婦之中，毋論或夫或婦，只要離家六個月，就可以離婚。爲國効力的軍人，也要受這種條例的束縛，是以有許多軍人在外立了戰功，

回國的時候，一入家門，就看見他的夫人有了新丈夫了。

呈請離婚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一七九三年的年底，在頒律之後十五個月，巴黎法庭所准的離婚案，是五千九百九十四起。在指揮制時代，只要經一次法律手續，某甲的女人，立刻就變成某乙的女人。這種接續不斷的結婚所生的子女，有什麼辦法呢？有許多人把子女拋棄不管了。共和五年，巴黎一城的這種無人管的子女，有四千人，外省共計是四萬四千人，父母若是留養這種子女的，家庭中往往鬧出悽慘的小戲，常鬧笑話，亂得不堪，不可究詰。一個人可以把一家的幾個姊妹先後娶來，有一個國民呈請五百議員的議會，准其娶他兩個夫人的母親。婚姻的制度簡直的乖亂到不堪，道德是完全掃地了。五百個議員也有點覺得不對，不能不調查情形。共和五年新十二月，有一個議員登臺讀報告，聽他讀報告的人不曉得是應該哭，抑或應該笑，立法機關是束手無策，無法補救，家庭是解散了。然而新四月初十日，還舉行婚姻的慶賀，新正月舉行孝道慶節，他們簡直是演小戲。

國人的性情既然是大變了，看死喪的事更輕視了。法國向來是很重死者的，現在是毫無敬死盡哀的事了，葬事是非常之草草。

(九) 性情之乖僻 道德是墮落了，我們試看看他們的道德墮落到什麼程度！馬勒特杜磐原是個反對革命的人，他的記載說過索多謨 (Sodom) 及哥摩拉 (Gomorrhah) 的話（指男風盛行地名，見舊約申命記）。我們或者疑心他說的話，不盡是事實。至於當時的警察長的話，是可信的，他有一個報告有十多頁的，議論當時的情形，他說當時淫亂的情形，真是匪夷所思的。新五月初五日，他把情形告訴麥林（杜亞）一番。我們也只好說當時淫亂的情形，是到了極點了。當時的報紙常說當時的少年女子，最喜歡看淫書，奇怪乖戾宣淫的事，傳染到外省。共和七年五月的一個報告，說這些乖戾宣淫的事，說到野獸都不如，簡直是筆墨寫不出來的。總而言之，是道德墮落到了極點。

(十) 道德與政治 宗社黨聽見國人這樣的淫亂，是很高興的，覺得各種社會都顯露瓦解的情形了，共和精神，快就要消滅的了……奉天主教的人，卻是更憂心，因為宗教已經受了許多窘辱，恐怕無力量挽回人心世道的了，很替宗教可危。我們由道德就可以想到政治了。

這時候的墮落社會，也曉得日趨日近，快要陷入深坑了。國人既是悍然不顧的，只顧尋樂，偶然也有興盡的時候，就覺得世界的情形很討厭，也有想到恢復從前家庭制度的時候。上等人家得個

一知半解哲學知識的，有時也嘗發問把上帝逐出社會，得毋太早否？於是有許多提倡嚴定法律的警察長也曾發過問題，說道：「恢復家庭舊制，是否要請上帝？」我答道：「不必，只要有好好的共和制度就可以了。」

但是此時無人相信什麼好好的共和制度了，因為衆人都看見巴刺斯還安然坐在憲法瓦礫堆上施威。

共和制度是絕不能補救的了，只好在共和之外想法子。

第四十五章 拿破崙與指揮府（一七九七年九月至一七九八年五月）

（一）麥林及弗郎沙當指揮 當時有人喊道：「我們可以把荒謬的理想，及援引的憲法，一切拋棄了！」這兩句話就很像伊索寓言說的話：一個人因為頭上有一隻小蒼蠅麻煩他，旁邊一個人就拿一塊大石打在頭上，蒼蠅是打死了，人也不得活了。可見得又要暴動了。

當衝鋒隊的雅科俾黨，是一步步的攬權，第一步是要求酬勞。不久有一天，指揮府覺得他們的要求是無了期，也未免討厭他們，就不肯使他們滿意，於是新八月大政變得勝利的人就爭鬪起來。這一本決鬪的戲，只有兩幕：第一幕是共和六年新四月，第二幕是共和七年新五月。

其中有一個在戰爭之列的佛社（約瑟）（Joseph Fouché）寫道：「這一班愛國者，是日行荆棘之中，現在是時候到了，這一棵自由樹，應該結些甜果子給人吃了。」我們不曉得佛社是說的認真話，抑或是開頑笑的話。

甜果子是被麥林及佛朗沙 (François) 兩個人摘了。塔力藍很想當指揮，(巴刺斯說男女的運動力，他都用了。) 卻無人舉他，他非常之難過。麥林及佛朗沙被選作指揮。

佛朗沙是個講學問的，著了一本書，居然入了學會。他卻是毫無道德的，當着衆人面前是滿口道德，在後幕就毫無道德。他是個浮蕩子，卻帶點哲學的傾向，故此勒微利很歡迎他。但是其他的事，見他是毫無道理，只想驅逐他。

麥林卻是個令人注意的人，過於奇異了。勒微利及巴刺斯都說得他很可怕的。他的材具是在中人以上，惟是他的兩眼同他的聲音，很顯出他是個野蠻。他原是個律師，很熟悉法律，毋論什麼持平的判決，他都可以引律反駁。新八月十八日的大政變，指揮府發現一種特別情形，很用得着這一個愷撒派律師。(拿破崙稱帝，他當檢察長。) 他入了政府，就變作一個極有權力，極爲人所恨的一個人。

指揮們一登臺，第一件事是照應私人，照應親友。有一個得過指揮的恩惠的寫道：「有幾位次長，高級委員及駐使大使，都沾他們所灑的甘露。」

(二)新八月以後的恐怖。巴黎看見懲罰議員，是很冷淡的；在外的各分道卻不然，有幾處很表示反對政府，懲辦他們的代表。有亞列爾 (Allier) 分道，就是如此。伯納佗特 (Bernadotte) 寫信給拿破崙說道：「這一分道要遭殃！」已經從各處調兵共合有八千人，都向亞列爾而來，各分道以爲再演恐怖慘劇，都不敢動。巴黎的反對表示，只限於戲園同幾間學校。那時候各機關，各法庭換了新人，巴黎人很害怕新到任的裁判官。

報館是已經受了限制，不許開口，戲院是取締得很嚴，戲臺上只許演道德的戲，說哲學家的格言，要演時事的，只許演到奧日洛園攻兩院爲止，再過火的，是不准演的。

最後是實行組織反對貴族及教士的辦法，只要被政府捕着的逋臣是殺無赦，立刻槍斃。這時候往往聽見排槍聲，報紙上的半官半私的報告說道：「自然是只會呻吟，但是法律是要說話的。」這時候最奇異的是要定舊貴族的罪，部雷 (Boulay) 及累內 (Rénier) (一個後來封公，一個後來封伯。) 這個時候是很激烈的攻擊有爵位的人，凡是有過爵位的人，一概剝奪公權，不在國民之列。

最受殘酷待遇的是天主教人，因為勒微利（主張神道博愛教的），格里瓜及斯塔厄爾（澤門）（Germaine de Staël）是深信惟有用耶穌教可以破壞天主教的，都附和一個不信教的巴刺斯，自然要發生這種效果的。

他們無一個不大失所望，斯塔厄爾及勒微利最爲失望，因爲不久就曉得現在的反動，是反對無論何派基督教，並非只反對一宗一派，他的徒黨無處不受人反對。到了共和六年新十一月，勒微利發起的不倫不類，半官半私的宗教（是政府撥教堂及經費）破產了，爲衆人所笑罵。當時有報告說道：「從反對這個怪僻國宗的輿論看來，卻並不十分注意天主教。」共和六年新九月初一日，勒微利當羣衆在大校場，祈禱他之所謂萬物主宰的時候，羣衆看這一個高而駝背的教王，未免大笑，他的徒黨也被人侮辱。毋論怎樣，從前的羅伯斯庇爾比他像樣得多。

（三）教士充軍 輿論不注意於天主教麼？這件事是要禁止的。新八月所頒布的條例第二十四款授指揮以任便拘人的權，那時捉拿教士的拘票上頭，只寫道：「拘拿有惡行爲的人。」共和六年一起首三個月內，充軍的教士是四百六十四名。再過三個月，是四百三十一名；又過三個月，是

一百八十五名；最後三個月，是三百八十六名。一年之內，充軍的教士，是一千四百四十八名。在比利時拘捕的，是八千二百三十五名，未算在內。當權的人，還說捕得少。在鄉下的地方，鄉下人有許多都窩藏教士。共和六年新六月間，指揮府說教士比強盜或殺人兇手爲害於國，更爲利害，極不以鄉下人窩藏教士爲然。

被拘的教士，不是槍斃，就是罰作苦工，也是同歸於死，一個也活不了。解到遠處當苦工的教士們，一百九十三名之中，不過二十一個月之內，只有三十九個不是得熱病死的。

這種殘暴舉動，是公然反對基督教。佛朗沙強逼教員們教學生以真正道理，眼看所謂憲法規定的宗教，毫無成效，卻十分滿意。雅科俾黨的報紙，極力攻擊格里瓜。這時候凡是照憲法發誓的教士，也被羣衆所侮辱，同從前侮辱不肯宣誓的教士一樣。對待尼姑，（借用）也是一樣，向來小女孩子們都是她們教育的，現在不讓她們辦教育的事了。

總而言之：新八月十八日所辦的事，都有了結果，不出當日所料。議員是懲辦了，貴族是剝奪了權利，教士變作奴隸，戲院是不得自由，分省是大受恐怖，教士們充軍了，逋臣們是槍斃，仍然是實行

恐怖，不過假借道德爲名，借佛朗沙幾個口頭話，作招牌罷了。

(四) 三分之二的破產 這次大政變，不獨對於反對黨收其效果，維持大政變的人，也收相當的效果。他們原先約好成功之後，如何分肥的，他們約好的合同，不過實行了兩個月，指揮府趁暫時羣情冷淡的時候，從新造的立法機關手上，把三分之二的破產奪過來，這是大政變之前，兩院所反對的。

此時財政情形是很可怕，毋論軍人或官員，都不發給薪餉，政府的債主也不過是偶然領到幾個錢。政府既不能按期償還本息，還是踴躍到了不得，但是此時是任意用革命辦法的時候，也顧不了許多了。政府於是用很單簡的法子，減輕國債，自此以後，政府的債主，只能領債本三分之一的利息，其餘三分之二的利息，隨後發給。這個辦法，也還算得是守規則的，但這是三分之二是用國庫券歸還，而國庫券即是土地紙幣的代表，此時這種紙幣，簡直是變成廢紙的了，一文也不值，這就是破產。共和五年，是絕不敢有人當兩院提議這種辦法的，然而這個辦法卻是早已預備好了的，因爲新八月十九日，曾經請新造的兩院恢復財政。

兩院是無一事不表同意的，某月某日，五百議員的議會通過了，新九月初九日，元老院通過定爲法律，當日就發現破產情狀了，紙幣跌到百分值一，兩院是太不中用了。

這個時候，羣衆起首議論，說法國沒得選民了，只有一個選民，就是政府。

(五)新八月黨之分裂 當下全個左黨都分裂了；財政法律一經通過之後，指揮府就不肯酬當日幫助政變的人的勞，於是左黨斥責指揮府食言，不肯分肥，把所有的優差優缺分給私人親友，極力反對指揮們舉動，且說他們貪賄，最受攻擊的是魯柏爾。

共和六年新十月的新戰爭，是借道德爲名，雅科俾反對黨起首說道道德話。當時道德掃地的情形，作者已於上文說過，大概借道德爲名，卻是很得法。這一年的冬天，各娛樂場雖然是熱鬧如故，但是窮民所住的地方，卻是異常之慘酷。窮民要作工，是無工可作，窮苦的情狀，是日見其甚。本來有點小進款的，因爲新例一頒行，也都變了窮人。從此以後，他們更恨那些新發財的人，喊他們作光棍，喊他們作腐敗人。窮民們自然就會發問：究竟誰庇護這一羣光棍？也自然曉得是指揮府庇護他們。羣衆也曉得巴刺斯就是個光棍，魯柏爾是個強盜，麥林是因革命發了好幾百萬的財，自然而然，就有

一班人出來，暗中激動羣衆。他們的意思，是指揮府已要再造的了。

新十月十四日，馬波特將軍首先攻擊，走上演說臺，把道德如何墮落，政府如何腐敗的情形，淋漓盡致演說一番，假使兩院不能自拔於污泥之中，國人是要把兩院當作政府相待的，說他們是一樣的腐敗。立憲俱樂部，此時是被極端派把持，就跟隨馬波特將軍一路走，首先攻擊指揮府。指揮們以爲當攻擊萌芽初起的時候，先打倒他，自然是較爲容易的（這是大錯，觀後文自明）。於是封了俱樂部，從此兩方面就鬧翻了。政府把這件事看得很輕，因爲這個時候正是拿破崙大捷，立坎坡福米奧（Campo-Formio）條約，羣衆就不十分攻擊他們。

（六）指揮府反對議和 指揮府的政策，是反對議和的。拿破崙卻不管。指揮們意思要永遠戰到底，他們有他們的意思。這個時候他們最怕的是軍隊，一旦都講和了，叫回國的軍隊作什麼呢？巴刺斯說道：「若是叫他們回來種菜，是無菜可種。」是以指揮的眼光，看得各處所訂的和約，不過是停戰的約，不是永久和平，故此看得很輕。

大改變把主和的巴退爾米打倒了，以爲是主張自然邊界的黨派，得了勝利。自然邊界這四個

字，在面子上是沒得什麼的，骨子裏卻含着帝國主意，無限度的侵略政策。指揮們是很得意，自大起來，以爲奧日洛打倒兩院，就好像是打倒了全個歐洲。

指揮於是把在里爾及柏林的和議打消了，還要把拿破崙同奧國立的和約也要打消了。

但是拿破崙此時是一定要講和，因爲他此時意不在戰，而在攬權，他曉得能夠叫法國享受有榮耀的和平的人，必定爲輿論所愛戴。他此時並不想回國，要打大勝仗，帶了有榮耀的和約，纔肯回來，他接到指揮府訓令，叫他打消和議，他裝作指揮府疑他的美德不足，就回復指揮府，說他要回來，在多數國民之中滋養力量。（所用滋養兩字，有雙關之意，既可以指滋養體氣而言，亦指招募新兵而言，譯者註。）指揮們聽了大怕，只好放任拿破崙隨他自由。指揮府回拿破崙的信，是新九月初八月發的，很露出畏懼服從的意思，拿破崙一見就曉得他自己的權力足用了。

（七）坎坡福米奧之和約 拿破崙進行議和，新九月初五日（即九月二十七日），奧國的大使科本土（Cobenzl）到了，就正式開議，議了兩個星期，證明拿破崙不獨是個大將，並且是一個極好的外交家。這個歷史上很著名的條約，是一七九七年十月十七日（即共和六年新九月二十

五日)半夜簽的字,地點是坎坡福米奧,此後歐洲大陸,得以暫享和平了。

這個條約表示法國此時是一個最強的國,法國是向來未曾到過這樣地步。奧國願割比利時給法國(比國早已爲法國所征服),此外還讓出倫巴底(Lombardy)及發爾忒林(Valtelline),連同奪自教王及奪自摩德拿公爵的土地,及威尼斯共和邦,作爲一個阿爾卑斯山南共和國,歸法國嚴密保護。威尼斯有幾處城邑,則割歸奧國。至於來因河問題,將來要在拉斯塔忒(Rastatt or Rastatt)開大會議商定,發給若干賠款,將來因河左岸的地,都歸了法國。

末後這一款是極其重要的。最易激動戰爭,又藏了許多說謊抵賴的根子。神聖帝國,能願意把所管轄之地破裂嗎?奧國預料這個問題,必然發生許多競爭的,奧國滿擬借這個有名無實的和議爲名,暫時休養兵力。英國也借這個機會犧牲一切,預備作戰。這一個和議,不過是有暫時的和平,大約指揮府也明白這一層,故此就於十月二十六日批准簽字。

(八)國人非常愛戴拿破崙,國人得了簽的和約的消息,是如醉如狂的歡樂。當時有許多警察報告,同一百餘家的報紙,還有許多私人往來的尺牘,都可以證明當日歡迎和約的情形。有幾

倘政府授意的報館，都恭維指揮府，說是新八月的指揮們的大功，卻沒有什麼人相信。當時的記載，都是恭維拿破崙的話。

國人這樣的好感情，這樣的愛戴，是自然同時忽然發露的，從極遠的窮鄉僻壤起，一直到巴黎城裏窮民所住的地方止，好像是一長條的火藥線，同時燃着了，都是一片恭維拿破崙的聲音。法國人原是慷慨激昂，是富於愛情的，可憐這七年以後，他們無從發表好感，只有恐怕怨恨；因為拿破崙有極可愛之處，故此國人都愛戴他，他們當拿破崙是個大英雄。拿破崙卻有許多特性，可以配受他們的愛戴，配居英雄之名。在國人思想中，都以為拿破崙是無一件美德不備，智勇大度樣樣都全。

拿破崙在蒙貝洛 (Montbellio) 地方有三個月之久，接待四方來賓，接見許多法國人，當他們面前說過許多話。他所說的話，是衆口相傳的；他所說的，有許多年在法國是聽不見的。他說道：「因為國人的良心起見，故此要講和；各人信仰各人的宗教，不必用壓力；因為國人的利益，也要講和，讓國人享受各人之所有，不要受驚擾，不要納稅，不要受麻煩；國人為公共利益起見，應該同心一致，要忘記了從前的仇恨；政府要有力，惟是對於法律自由及秩序要適中。」他又恐怕國人還不甚明了他

的宗旨，於十一月十一日把他的宗旨的要義精華，在他宣布於意大利及山南等的大誥中發表，其實是要法國人曉得他的宗旨。

還有一層，拿破崙並不是一個主張武力家，他曾寫道：「一個大國，既有三千萬人，在十八世紀時代，一定要用干戈纔能救國，這是一件大不幸的事。」這一位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即指霸術者，譯者註。）的大弟子，當新八月發難的時候，原是他送來的干戈，國人卻忘記了。國人爲好感所動，很高興聽他所說的話。

國人是很心安的，不安的只有幾個指揮。他們要把這一個很討厭的支開了，不要他回法國，就派他當拉斯塔忒地方大會議的大使。但是國人奉拿破崙如神明，巴黎人是決意要見這位神人。指揮們設法，只好請他來巴黎，他們還希望他到了巴黎之後，或者可以設法把他也拖入污泥裏。巴刺斯以爲爲共和四年新九月間拿破崙曾經受過他卵翼的人，也許他還是從前一樣，並未改變。巴刺斯以爲他不過共和四年新九月間的人，不曉得昨日今朝大不同，其實是已經過了一百年了，今日的拿破崙，不是從前的拿破崙了！

(九)拿破崙至巴黎。拿破崙果然來了。他從意大利起程的時候，一路上有多少人歡迎他，他很有點捨不得離開的。路經瑞士的時候，也是一路的歡迎。拉斯塔忒地方已經有好幾位日耳曼的使臣等候他來，他叫他們等了好幾個星期，他們心裏是很稱讚他，又很害怕他。

有一天巴黎忽然得了消息，說是拿破崙到了，回家去見他的夫人。巴黎人好奇，有許多聚在他所住的那條得勝街，要瞻仰這位大英雄，但是他不願意過於消磨國人的好感，不與他們見面。

試問拿破崙既到了巴黎，有什麼計畫呢？有許多人相信他希望入指揮府，但是他還未到年歲。（法定以四十歲起為合格，拿破崙此時不過二十八歲。）他一旦入了指揮府，同事們只好仰他鼻息的了。他嘗同他的親信左右談過這件事。巴刺斯暗中設法攔阻他，拿破崙熟計一番，以為果子還未曾熟。他既明白這個情形，是難以久在巴黎逗留的，若是耽擱得太久，難免不被他們拖入混水裏。勒微利寫道：「拿破崙覺得地下太熱，燒他的腳。」他這句話，卻很能夠寫出拿破崙此時的感覺。拿破崙要找一個脫身之計，現在他的聲望位分，如此之高，卻不容易。他又說道：「我若是不能作法國的主人翁，我一定離開法國。」當下他既不能飛揚，又決計不肯墮落，只好站在高處，作個旁觀者。

他於是杜門不出，國人更想望見他的顏色，此時真有望君如望歲的情形。羣衆所愛戴的人，毋論他此時作什麼態度，都是從好的方面看，以爲他是謙讓未遑。新十一月初十日，指揮府正式接待他，巴黎的人，總有萬千人聚在圖拿街（Rue de Tournon）等候他，瞻望他的顏色。凡是社會中有名的人物，都在大院等候他，高呼歡迎他。有一個外國人說：「他們熱心歡迎他，到了發狂的熱度了。」

（十）指揮府歡迎拿破崙。他果然到了，穿的是很淡素的軍服，一七九七年皮爾給朗（Pierre Méhlin）畫師畫他的像，就是這個時候的拿破崙；長黑頭髮，臉色淡白，兩眼有鋒芒，端正的鼻子，兩脣緊合，卻無後來那樣不豫之色，兩頰剛頑，額高爲亂髮所掩，身上所穿的軍服極少花繡。歡迎他的指揮們，部長們，議員們，都是金花輝煌，滿帽的烏羽，穿的都是花繡緞衣，都比不上他淡素服裝的尊嚴，好像是特爲表示與他們不同的意思。他的態度頗板滯，欠雍容，但是一言一動，都露出他是一個極堅強志意的人。

他此時的態度，入人很深，有一會子工夫，都無人說話，衆人好像卻糊塗了。過了一會，就有許多

人大聲歡呼喝采。

巴刺斯當主席，很吹他自己聰明，說話得體。在我們看來，不過是幾句很平常的話，內裏藏着譏諷的意思。這個指揮說的是：也許將有一天，他們要請這位英雄出山，不容他有意深藏，杜門謝客。拿破崙的答話，似乎無甚巧妙，只有一句話是使人注意的。他說道：『等到國人有較好的法律，鞏固他們歡樂的時候……』塔力藍沈思，回頭對巴刺斯說道：『這一句話，是有下文的。』這一位前主教，已經在此時就預備將來自已的位置了。因為他此時歡宴拿破崙，座中有二百多個都是法國的絕色婦女，穿得又極其富麗的，他都不去招呼，只全副精神招呼拿破崙夫人一位。

(十一)拿破崙入學會 他受塔力藍的歡宴，這一次算是一個例外，其餘的歡宴，他是不到。但是他卻到個弗朗沙的家裏，同學會中人周旋得很歡洽，學會的會員，個個都很心折他。那時候學會最有名望的就是蘭格倫日 (Langrange)，拉普拉斯 (Laplace)，西耶士，社內，多努，達威德這幾位，他都恭維到了，他願入學會。新十二月初十日，有一張報說道：『拿破崙入學會，是學會的極大光寵。』他到學會在科學部力學股，宣讀一篇著作。新三月十五日，學會開五股大會，拿破崙到場，主

席很歡迎他，三次歡呼喝采。他此時在巴黎，只同學會的會員們相接近，這是很後效的一件事，讀者將來便知。

除了學會的朋友們之外，其餘別的人都見不着他的面。有一天晚上，他在藝術戲院（Théâtre des Arts）看戲，有許多人認得他，就同時歡呼喝采，他立刻就走了。人人都說他這個人謙退。當過第一屆議員逢美爾（Rabaut Pomier）的一封信裏，很議論拿破崙，後來纔曉得是把他看錯了。他說拿破崙好讀波盧塔克的英雄傳，卻並不是個愷撒，只是個新新納圖（Cincinnatus）（古時羅馬大英雄，國人舉為狄克退陀，出師破敵，立即辭職，歸耕不聞國政。）說他向來不出門，只在家的小花園散步。有幾個不喜歡拿破崙的人，說他是日見其衰頹。有幾個很害怕他的人，纔放了心。

這是甚中拿破崙的下懷，他很曉得此時不能有什麼舉動，只好撫慰他的仇人，叫他們安枕熟睡，他決計走開。指揮府叫他去打英國，他很曉得政府也很曉得這是一件失敗之事，他曉得指揮府要他上當，他請政府派他去打埃及。政府只要他離開巴黎，派他去打魔王，也是肯的，就答應他去打埃及。新三月間，拿破崙得了政府承認他的計畫，這是個大計畫，是先攻英國的後路，把地中海先從

英國奪過來，奪了摩爾太 (Malta) 島及亞力山大 (Alexandria) 海口，據了科佛 (Corfu) 及安科 (Ancona)，扼住英國往印度的咽喉，於是立刻就預備起來。

(十二) 征埃及 這個計畫雖是太大，卻並不是辦不到的。從一方面看來，是極重要的一件事，表示拿破崙的遠見。他的意思是，法國應該獨有地中海的海權，當作是法國的屬海，一百年間大勢的關鍵，就在這裏。英國是很明白的，故此一步一步的把摩爾太，塞浦路斯 (Cyprus)，亞力山大海口先後都據了，直布羅陀 (Gibraltar) 是早已爲英國所有了。但是拿破崙要國人追悔他走開，指揮府卻要他走開，這兩種的意思，一定都是很堅決的，不然，政府是絕不能依他的計畫的。因爲共和六年春間，歐洲各國又要預備再攻法國，是毫無疑義的，他們何嘗不曉得。

好在拉斯塔忒地方的會議，奧國有意延宕，一直等到三月初九日，日耳曼諸邦最後承認割讓來因河左岸，卻附了一個條件，要奧帝允准。奧帝卻要找一句借口的話，激動歐洲。

(十三) 重斂意大利 要借口的話是很多的。法國此時要籌款征英國（這是遮掩攻打埃及的一句話），除了在意大利，瑞士，荷蘭是無處可籌的，決計出征羅馬，（在意大利羣衆殺死杜福

特將軍 (General Duphot) 之後，不過是爲籌款起見。當柏替亞 (Berthier) 往羅馬時，他的名義是征英軍的軍需監。他三月十五日入羅馬，是借自由爲名，其實是要擄掠，既廢了庇護第六，建設一個羅馬共和國，勒索了許多錢。

因爲籌款就要侵瑞士，借保護發多斯 (Vandois Patriots) 反對百倫專制 (Tyrants of Berne) 爲名。三月初四日，布輪將軍 (General Brune) 把百倫政府推倒，擄了國庫所存的好幾百萬現款，還要勒徵到一千五百萬，結果是建立一個民主制共和國，歸征服國束縛得很緊。

當下睦爾豪增共和邦 (Republic of Mulhausen) 自願歸附法國，於是就收入版圖。

朱伯爾將軍四月十二日同荷蘭立約，把荷蘭的船隻及國幣，隨便撥歸法國應用。

二月二十二日，山南的意大利，也受鐵鏈子束縛緊了，法國強逼撒地尼亞國王 (King of Sardinia) 割讓佩蒙。加拉將軍 (General Garat) 奉命入那不勒斯 (Naples)，也是辦同樣的事，又派索廷將軍 (General Sotin) 到熱那亞，也是勒索他們的錢。法國此時所作所爲的事，授歐洲以口實的，實在是不少。

幸而奧國尙未預備好，只是還在拉斯塔忒大會議支吾敷衍，但是人人都曉得俄羅斯是從睡夢中醒了，歐洲不久就有大戰。

(十四) 拿破崙赴埃及 五月十九日，拿破崙率師征埃及，統水兵萬人，陸兵三萬五千人，部下諸將，如柏替亞，克雷貝耳 (Kléber)，達武，蘭，布律亞 (Bruys)，微倫牛 (Villeneuve) 等皆從，幕府中皆一時碩彥，文學家，科學家，美術家皆有，極似是遠赴異域的科學研究團。

過了幾時，巴黎就得了捷報，說是不戰而下摩爾太島，六月三十日全軍在埃及海口亞力山大登岸。

巴刺斯在巴黎歎了一聲說道：「他果然走了！」這一聲很露出他心裏的奇異政策，可見他是很害怕。

